

詩家叢刊第一集

詩家

1

戲劇文學出版社出版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家 詩

1.



戲劇文學出版社出版

詩家叢刊第一集

詩家 目錄

索開	將來的妻子.....	一
任鈞	重洋.....	一五
潘汀	我有一匹矯健的白馬.....	一七
柳倩	遠處的舞蹈.....	一八
徐溫	十個行·八行.....	二四
郭沫若	易水寒.....	二五
孫開冬	石磨.....	二八
咸克家	從冬到春.....	三一
馮光	向布拉格致敬.....	六三
徐良石	藍色曲折的小河.....	六六
姚奔	動機.....	七〇
郭沫若	奉還.....	七三
龐 軍	七六

渝 1017

屈楚	夜.....	八〇
沙鷗	橋橋外一章.....	八二
禾波	鷓鴣.....	八四
史湖	他死了.....	八六
禾波	祭.....	八七
史湖	蚌聲.....	八九
穆木天	保羅羅蘭 (V. 雨果作).....	九〇
S Y	草原上的玫瑰 (歌德作).....	九九
鐵 絃	奧列霞 (蘇聯·N. 郭羅得內作).....	一〇一
李 蕙	奧麗莎 (蘇聯·Y. 庫巴兒作).....	一〇三
劉處砥	尼伯龍根歌 (德·無名氏作).....	一〇六
王亞平	論詩歌的表現技巧.....	一一一
臧雲瑞	論詩和音樂.....	一一三
李 蕙	喬治亞民族詩人 蔡雷克里 (羅斯道夫作).....	一一三

將來的妻子

素 開

男（洛）與女（葵）

葵

太陽很可愛，紅紅的

像朵六牡丹，像個紅球，

像我工作時，嗚嗚的鍋爐

。冒着圓滑的火煙；

快要黃昏，你看，景致多美，

葵，披上翠黃的襯衫

是的，是件粗棉襖，

翠色的，像你上工去

穿的那件，

讓我的眼睛看見了！

葵

呵，一株大菜嘴，骯髒的

爬走在路上，

就這樣吸著你的眼睛，

掉不掉啦！你說對嗎？

洛

（不說話，眼睛瞪着天，

眼睛球一點兒不滾，如同想甚麼？

嘴唇嚙着輕笑……）

葵

我知道，你是大學生

珍貴的，和玻璃櫃陳列的

你的嘴唇——

雪白的綢緞一樣，不能沾染泥沙！

（親吻）

今天，我和你談話，好像在法律上

葵

是不允許的。我是地蛆，

（掙脫）

卑劣的，可怕，好，我離開你。

哎！那邊來了，你看

（欲走）

比箭還快，朝着我們飛來了，

洛

洛

我愛，女工，我愛你，

什麼？

妹妹，我的小母親，

（放手）

你是最純潔，最樸實，

葵

勞動的孩子，人類的心，我的心！

一隻白鴿，飛來了，

我擁抱你，抱得緊緊的

順着河邊。

你不能飛去

洛，正經點，我告訴你：

我親你的臉，你的眼，你的耳根，

你受過大學教育，

你應該發揮——發光，

把「大學教育」活用

爲我，爲我的愛——爲全人類

在早晨太陽的第一道光線裏

顯示出你的剛毅，你的力量。

不要學隻蒼蠅

掛個動物名譽，大學名譽，

抵不住寒冷，死去了。

我希望，你燃燒地

像一面吹動的紅旗，

爲着我愛你

你籠罩我們這一輩的人……

洛

我難過，現在想死

過去，我沒流過淚，

我是很剛強的。

情感燃燒起來

比火山，比海潮的巨浪

還激烈，還燦亮的衝擊着，

彷彿忘掉我自己，

我的每一根神經都燒焦了，

結果，沒有回響

沒人了解我，

我遲鈍了，我喝口涼水

血液冷靜下去……

葵

親的，我了解你

——了解得很深呀。

誰會了解你，那些人嗎？

傻子，我的心肝！

不需要那些人的了解

工作，你神聖的，輝煌的

唯有在我的情感里

才可了解你

才可以找到回響。

洛

我的手，有點凍，

冬天的下午，太陽快落了，

順河的冷風，索索地，刮着。

葵

來，我摸摸你的手，

我親你的手，溫你的手，

并且溫暖你的心——

洛

你愛我

你能清楚的

認識我嗎？

葵

認識！

如同我紡紗，

把紡錘紡得肥胖

在陰雨天，有潮濕，

棉條拉長點，

我熟悉你，而且能分析你，

不過——

洛

不遲，什麼？

我有革命熱情呀！

葵

有，值得驕傲，

可惜，不會持久，

和你的愛帶一樣——對我

暴風雨般的擁抱我

我拒絕，你却放鬆了

把我的名字——葵——永遠留在腦後。

洛

(欲抱)

我明白你的話，

的確，時間叫做資金，

不要錯過，秦嶺山上的雪，

渭河的流水，小船的帆，

沙灘，雁，松樹林子……

好景色，好機會，

來吧，我扭緊你的腰

擁抱着，沉醉着，我願死；

葵

(拒絕)

驕驕些，就你愛淘氣，

淘氣鬼，喜歡譁人！

我是說

你的熱情，要繼續

像織布的緯線

雖說一板，然而貫遠着

走的路，很長很長

革命，鬥爭，是快樂的，是艱苦的，是肯定的，生長在我們靈魂裏。

沒有變移，

然而你像跳躍的小狗

別人一吼，投塊石子

你就難過，流淚，

血液冰冷了。

洛

我對你不解，我感覺你

我也學你說句：我是說

你既然說，我對你的愛

不能緊握着，不能像

街頭跑餓了的瘦狗，

當喚起一根帶肉的骨頭，

縱使你怎樣的敵視，牠要狠狠的

像咬着真理一樣，快樂的咬着。

不能放鬆，那末，我來抱你

你爲什麼，又來拒絕呢？

葵

我不折扣的傻瓜！

老實糾纏在女人的肉上。

好，你是淫鬼，我們的大學生，

我們受過大學教育的黃鼠狼

說句話，滿是尿臊味……

洛

葵，你不要我了，

你的愛，都是假話。

葵

啊！洛，我少見識的渭河邊人，

你完全把「愛」字弄錯了。

不要惑疑，我愛你，

我的愛純是真話：

愛情是革命的火把，

它更能幫助你

點燃你的情感，

假使，你僅僅爲着肉體的享樂

而來愛我，這只有爲害革命

同時、你也把我的愛

代表着我們這一羣人的愛

希望，槍斃了。

洛

（有點慚愧）

————呵，

我明白

你還愛着我？

葵

我愛着你，

我愛你光榮的過去，

我愛你頭髮的顏色。

染成你那頭髮的顏色，

別人看來，是羞恥的，危險的；

別人說，這樣的頭髮鑿曲着

不能有一根，染上這顏色！

因爲在調色學上講

這顏色要屬於恐怖的，

若果，在幾百年前

要犯絞繩的罪過。

——洛，我親愛的犯人。

洛

（更慚愧）

妹妹，我的臉蛋發燒

從臉蛋到耳根，都發燒，

似乎有什麼，作弄我，

呵，你看，我的臉蛋通紅嗎？

作弄我，愈燒愈厲害。

葵

是的，透明得鮮豔，

發燒得很美麗，

如同你剛才說的

披件粗棉襖

紫色的，蒙到臉上

被我的眼睛看見了，

嘻，嘻，你的血里

還裝得有冰塊嗎？有冷氣嗎？

洛

好妹子！我有權利

再親密的呼喊你一句：

誰願意喪氣，流淚，

誰願意遲鈍的麻痺着，

又誰願意

讓心臟凍結到

十二月的冰河裏，

今天，我看見一面鏡子

裏面有強烈的火焰

燒燃得將熄滅

將熄滅又復燃了

葵

你看見的，是活動物

是你自己。

洛

我倆認識多長久，

現在，我還模糊的，一根糊塗蟲，

葵，你住過中學嗎？

你理解很深，多煩亂的社會

只要經過你的眼睛

你就能鮮明的

說出：

那一根線是黑色的

那一根是白色的線

那一根線是紅色的……

葵

母親死得早，

窮，沒住過中學。

洛

那末？好奇怪！

葵

什麼？奇怪呀，

黑的、白的，紅的，……

不過叫做很淺顯，樸素

的識別。

唯有在我的情感里，過濃

這些不同的顏色

不會混雜，他能一滴，兩滴的滴下來，

或者說，我和一般人的情感

不同；我是拿着我的情感，去

接近社會，——

洛

這樣說的對；

天空飛的小鳥

和地下爬動的虫類

和黑夜出來尋食的蝙蝠

和胆小，偷吃東西的耗子

各有各的情感。

葵

是。

洛

拿着樸素的情感，你的情感

識別社會——就是學問！

葵

就是大學在，有用的

我親愛的心，你，哥哥。

洛

親愛的妹子

樸素的。

葵

唉，

我有心事，不能說。

洛

說吧，我愛聽。

把我的耳朵伸長點。

葵

哥哥，我說不出，

不，

……永遠的不能。

洛

快些兒，我急死了，

葵，像眼前奔流的渭水

滔滔的

說個乾淨。

葵

我害怕，傷痛你

我的肉，親愛的。

洛

既然，你喊我親愛的

你不必吝嗇言語

應該徹頭徹尾的告訴我。

我好奇心很盛——心像小貓抓的

給我說呀，我愛你，

只要你說出，就是我惱恨的語

也能變成我愛慕的。

葵

不行——不說，

洛

不行——一定，痛快的說！

(略停)

葵

(遲慢的)

呵，……呵，我那時候很小
就被別人迫害了。

我母親，哭着，在黑曠裏死了……
他強迫我，脫衣服，睡……

洛

（心在憤恨，激憤，報復的

火海裏游泳着

不說話，眼睛迷糊了，

看不遠，金星星，跳，飛……

很活潑的，在眼前。）

葵

那是一家紡紗廠

在上海，日本辦的

那抽肚子，副經理，強——殺我

後來，我偷跑，我爬行在災難的路上
穿過火線，隨難民羣

找我二媽，到寶鷄了。

——因此，我懂得生活

黑，白，紅……

（沉默。

河水上跑着小船，

靜靜的，船上有燈火

河對岸也有燈火，有號聲……

太陽剛落，多天黃昏的

嘴灰的煙霧，罩起山，山坡上的墟，

和城邊鄉村晚歸的牛車

牛車笨重的聲音

撞斷路邊的界石——當，隆！

天邊呢，或是山邊呢？

因為有煙霧，看不清楚

那里有三兩顆銀星，閃耀着

這時渭河邊的晚景：)

葵

洛，你前天告訴我

你要去那兒，前方。你還流淚嗎？

難過，喝口涼水，還餓了

沒有勇氣，沒有鋼，像棉花，

是嗎？

洛

我去的。

葵

你肯定些，

聲音像金鐘鐃一樣的決定。

洛

是，爲着你的愛

爲着革命，鬥爭

我要担緊馳，野獸

捕殺牠 爲着事業，成功，

我信着而且愛着

我去。

葵

你勇敢點，妹妹

是你的護心油，

你到那裏，心里不會冷，

你溫暖，你有燃料的油，護着心呢！

你成功，你回來，

我首先慶賀你，慶賀

你結婚的快樂！

什麼時候——去？

洛

妹妹，我將來的妻子

我獨有的有翅膀的

說句：「我明天……」

一九四一，十二，廿九日

重逢

任鈞

朋友，讓我們握手吧

讓我們緊緊地握手吧

可不是嗎？……

自從黃浦江邊的炮火

使得我們不能不離散

我們就一直沒有再見了呀！

——抗戰的大旗

揭起了多少時間

我們也就分別了多少時間

如今，我也無須問你

別後的情形

祇要看你那——

紫紅的皮膚

粗壯的手脚

滿額的皺紋

我就已經十分明顯——

你曾經受過

多少風吹，日晒，和雨淋

你曾經幹過

多少艱難困苦的工作

你曾經走過

多少悠長險阻的路程

我呢……

也不必告訴你

更多的話語

祇想跟你說一聲：

自己也十分榮幸——

曾經和祖國一同受難

一同營生

天大的苦辛

而且，也跟偉大的祖國同樣——

不但沒有低頭，屈膝

沒有被毀滅……

祇給苦難磨鍊得

更加給實

更加勇敢

更加鎮定

朋友，讓我們握手吧

讓我們緊緊地握手吧

祖國的前路

（也就是你我的前路呀！）

是無限的遙遠……

它的崎嶇，泥濘，危險……

也顯然還要膠濶

那走過的一段

但憑我們這雙堅實的腳桿

再加上這幾年的歷鍊

我們確信

（正如誰信嚴冬去了便是春天）

一定可以順利地把它走完

把它走完……

我有一匹矯健的白馬

蕭汀

我有一匹矯健的白馬……

我騎着白馬。

從萬丈深淵躍上絕壁高崗。

當凜冽的朔風，

那裏，

帶來漫天的風砂與無比的寒冷的日子裏，

萬年古松正燭電而然放着火光。

我騎着白馬。

從溫暖的江南馳向荒涼的塞北，

我有一匹矯健的白馬……

那裏，

牧羊老人憂鬱地對我吹起悲痛的胡茄。

當太陽

帶來醉人的溫暖與耀眼的光華的日子裏，

我有一匹矯健的白馬……

我的白馬

任人馳騁在繁花綠草的原野

當暴風雨，

那裏，

帶來驚人的雷電與無比的溼滑的日子裏，

我將化作林間的小鳥而自由的歌唱。

魔鬼的舞蹈

柳倩

暗夜，天上依舊是米粒般的星
大明山不時向村子飄過寒氣。

被槍聲驚走的主人

不知逃向哪座山後？

村子休眠着，染上血腥，

像公路上積着的屍體一樣靜寂。

只有來不及逃走的七個壯丁

在惡毒的槍桿下

來往挑運一箱箱拾遺的子彈，

忍辱的走向這無主的村子，

穿過這血污的悲慘的世界。

前面走着多病的朝鮮人，

閃着小眼睛的台灣人，

還有那狡詐的大和魂民族，

他們用獸一般的腳，鋒利的日本刀，

踐踏着，割破着中國的土壤。

他們在村中燃起一堆堆篝火，

火光中露出無數長滿橫肉的臉。

他們燒毀了人家的門板，

搜盡了人家的雞，

珍貴的用品藏起來，

豬牛的血漲滿了一地。

年輕的女人在遠處掙扎號叫，

一面傳來毫無羞辱的笑聲，
無忌憚的正是那些瘋狂的仇敵。

七個壯下沈默地

蹲在黑暗的一邊，

想到眼前的一切，

想到他們的身後；

他們暗暗搖著頭，仰望着渺冥的天空，

望着那補釘般的厚微被喘息。

哪一天自己軍隊能反攻

重見天光？

哪一天，趕走日本鬼子，

這大明山脚下的老百姓

才能無拘束的耕種，自由呼吸？

眼前前都是往日熟悉的家；

看見他們滿足的收割，

看見他們熟練的屎水，

看見他們忘憂的，千百次

翻弄這一片紅褐色的土地。

他們想着這地方枉死了多少人，

「怎麼怕飛機像怕老虎呵？」

等到鬼子兵出現在眼前

已經來不及躲避！

他們被俘了……

他們已經成爲組止的肉。

眼前死的已經長躺在田埂里，

活的正在受罪。

呵……他們已經是失掉自由的奴隸！

他們再不顧着挑出一粒粒的穀米，

像木屑一樣散在田壩里充作馬料；

看見一些黑鬍子的朝鮮人，

台灣種，講白話的偽軍忙着變雞；

看見一羣瘋狂的日本兵

推着不知從什麼地方搜來的

號叫的散髮的女人，

一窩蜂的笑着，呼嘯着，

擁向眼前的小屋裏去。

「呵，那是陳家嫂子……」

「不是，是阿牛的媽

「五六十歲的老太婆也要……這畜牲！」

「呵，前生造了什麼孽……」

這成一個什麼世界？」

七個壯丁在兇狠的衛兵在視下，

含羞恨，又慢慢低下頭去。

從小屋里擁出來的日本兵

一位曹長揮動着手，

叫子彈箱挑進那小屋里去。

「你們今天可以休息了！」

鏗鏘的嘴中

嘔吐出中國生硬的字句。

小屋前依然是繞着一堆篝火，

火光中閃過七個個體的影子。

砰，身後的一扇門關上了，

門縫中漏進來一線光亮，

板床上正看得清，

騎着一個赤條條的

昏送過去的女人的身體。

「她太老了……這一羣野獸！」

驚心的共墮着那草席上

濕濕的混流的血，

他們偎依的緊靠在未草堆上

夢魔也不來和他們親近。

他們搖頭歎息了，

他們望到有希望的明天。

明天又怎樣呢？

當黎明的車廂

猴過漣漣的像酣睡的羊羣似的白雲，

東方給他們映上鮮明的

萬丈霞彩的時候，

要離開這些

零亂而破碎的田野，

他們能無憂慮？

到明天……：

到明天還遠得很呢，

而眼前正是悠悠的長夜！

門外的火光更大；

房內的火炎又起。

一股刺肺的汽油味撲進小屋裏。

「我們七個全都完了！」

「破屋頂出去吧，

不然，我們要死在這批強盜手里！」

用手絞着屋檐。

拚命撞碎屋樑。

第一個半響的壯丁，從屋頂上

掙了半截身去。

從他的視野中搜尋一條求生的路，

他望見一羣泥醉的日本兵，

台灣人，黑鬍子的朝鮮人，

蹲在旁邊一聲不響的東北人，

遍地散滿了雜毛與豬鬃，洋鐵罐，啤酒瓶

，……………

在那野火燒鐵的旁邊

那些匪盜的營幕，屹立着。

他們在滿足之後，正毫無顧忌的

無恥的逸樂，把昨日的戰爭丟在腦後，

現在，好像他們全是勝利！

他們，一些人有興趣的

向小門上潑進汽油；

一些死抱緊一個啤酒瓶在酣睡。

有的，圍坐在篝火邊

看這一幕悲劇的開始，

還哼着肉麻的「南京小夜曲。」

「有人從房上出來！」

三八式的槍從一個鬼子手中舉起，

槍機動了，當大明山

投給以更清澈回聲的時候，

于是，第一個壯丁，裹着血，

軟癱地從屋頂上栽倒在地。

拍塵向小屋上湧。

烈火在小門漫冒。

一羣羣魔鬼似的敵人

發瘋似的圍着篝火舞；

拍着掌遠遠的望着這小屋笑。

彈藥一粒粒着了火

在嘩嘩的炸裂，

人聲與裂竹聲混雜，火勢吼着，

小屋內淹不熄壯丁們的狂叫。

火餓在吼。

子彈在嘯。

熊熊的火光正添了敵人的歡笑。

房屋在延燒。

山風在呼叫。

敵人拍手。

敵人在狂笑。

大明山脚下，一羣羣瘋狂嗜血的魔鬼，

正繞着熊熊的篝火舞蹈！

一九四〇年五一勞動節在武鳴前線

十四行

徐遲

突然飄來一朵黃金的雲，
墜院裏醜惡的桂花樹
好如中秋圓朗的月亮裏的風景，
蕙是花。老年人抱了書，

散步在底下；跳舞的小姑娘，
醉了。全世界的花，桂花頂香。
牠已經這一年沒有人理睬。
現在手指的大風暴將靴探

運枝帶葉探回做帶簪，
吃這全世界頂好吃的花，
吃這全世界頂頂小的花。

而且秋天還有別的好味道，
窗外，黃金的稻
像一個黃金的大湖沼。

八行

人們起了褲腳管，
橫過一條街，生怕
開過一輛新道奇，
灑了他一身泥。

有一個人來回在街頭
好像沒有一個地方走，
他變了一個泥菩薩
還沒有看見她。

易水寒

郭沫若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去兮不復還」

荆軻慷慨別燕丹

歌聲變徵入雲端

送者人皆白衣冠

將軍首級血未乾

將軍者誰於期樊

督院地圖封在函

西入咸陽叩秦關

為民除害下龍潭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去兮不復還」

秦王宮殿何森嚴

執戟郎中數且千

舞陽色變不敢前

荆軻談笑秦王歡

秦王欲取地圖看

披圖圖窮匕首見

衣袖被執遁無緣

性命已在瞬息間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去兮不復還」

秦王到此森可憐

泣對壯士求一賞

欲召姬人鼓琴絃

聽琴而死死亦甘

姬人鼓琴聲聲亂

可掣而絕羅裳軍

可超而越屏風淺

可負而拔鹿盧劍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去兮不復還」

秦王奮袖袖乃斷

超越屏風負長劍

荆軻逐之銅柱間

擲以匕首傷耳畔

中入銅柱火星濺

手無寸鐵遭劍砍

天地爲之色慘變

晴日當空白虹貫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去兮不復還」

「易水寒」係郭先生近作五幕史劇「高漸離」中之插曲，此劇即將脫稿，由羣益出版社刊行，編者徵得郭先生同意，先刊於此。

石 磨

孫羅冬

轉啊，轉啊……

你殘缺老舊的石磨，

你老人牙齒一樣的石磨，

你污穢得認不出面目的石磨，

轉啊，轉啊……

一圈又一圈，轉啊，轉……

轉啊，轉啊……

你做苦難捱了一生的老婆婆，

你像石磨一樣年絕的老婆婆，

你以殘美的養料哺育了人類的老婆婆，

轉啊，轉啊……

一圈又一圈，轉啊，轉……

從太陽的金輪轉轉在山頭，

石磨就轉着，

老婆婆就轉着啊！

現在太陽辛苦的去休息了，

星星又在當空

以憐憫的眼光

投以崇高的敬意，

而石磨還不停息呀，

石磨轉着，老婆婆轉着……

石磨轉着，

石磨繼續的唱着歌。

老婆婆默默的轉着，

沒有歌呀！

石磨的歌就是老婆婆的歌，

一支窮苦的歌，

一支辛勤的歌，

一支慈愛的歌，

——訴說着

對人類熱誠的愛啊！

石磨轉着，

石磨唱着。

（石磨呀，你不累麼？

老婆婆已經酸而有點暈旋了，

老婆婆却還在轉着，轉着……）

泡過水的珍珠被金黃的豆粒，

像捉迷藏的孩子

縮進石磨的眼瞼裏。

從石磨殘缺的牙齒間，

它們變成白色的糊漿，

被石磨吐出來了，

吐在石磨那張下巴上，

年老的石磨垂着白的鬍鬚啊！！

轉呀，轉呀……

你年老的石磨，

你苦難的老婆婆，

轉得更快一些呀！

你看，金黃的珍珠沒有了……

轉得更快一些！

現在，

年老的石磨該帶口氣歇息了

而老婆婆，你——

你還要趕快在土灶下升起火來呀！

停歇在馬棚的車輪，

快要裝駕起繼續進行了。

那挑担的，拉車的，

歇宿在矮小旅棧的客人，

快要被雄鷄唱醒了。

他們都需要帶你的溫暖上路了啊！

快一點升火，

快一點煮吧，老婆婆，

「豆漿，豆漿！」

多少條喉嚨又將來門前喊了啊！

(四二，五，十四。)

從冬到春

滅克家

(一)

尖山，
五百尺拔起地面，
沒有草木
給它裝成綠髮，
光禿的「鋼頂」，
要給青天鑽上個窟窿。
不拉峯帶來嫩近鄰，
踞傲在信陽西南五十里，
使人望着它，
像望着一個孤僻的人。

自從一隻魔手
把它攫去，
用慘酷的刑法
毀了它的面目：
天不亮，就有一大隊人，
來驚醒睡眠，
早晚等夕陽
送他們下山，
鋼鐵的鑿子
在它周身鑿洞，
炸藥把肉塊
紛碎在半空，

丈八長的大炮

拉來壓在頭頂，

敵人把信陽做個心臟，

叫游河、駱駝店，尖出的大炮，

做三個鼻孔

息息相通。

這幫人，全是山下土地

養育的良民，

一個命令

硬拉他們從忙裏抽身

家務，農事，那算了什麼，

「皇軍」的差役逼死還要緊。

他們的精力

叫汗水流盡，

舉起鐵鎚

落下呻吟，

一時不對準石頭出氣，

（青山成了他們的仇敵！）

背上便飛來火條的鞭子。

(一)

尖山腳下納一個村鎮，

村鎮裏開着「維持會長」的朱門，

半百年紀，

一臉詩書，

他有的是良田，

還有男女老少一大家人，

這一切糾成一條鍊子，

鎖住了他的雙眼，他的心。
敵人托給他一個至高的信任，
覺得他是一個十足的順民，
大軍小節他謹慎又謹慎，
針尖比不了他的小心。
一張紙條踉四十個民快，
他不敢把三十九個送去，
命令叫他們早六點起身，
半夜三更便差人挨家去拍門。
他的兒子
是自衛隊長，
保衛的不是人民
是他自己的家鄉，
敵人手中的牽線，

却拉着不轉這一隊人的心向，
一隻腳踏著兩頭船，
他們同敵人玩虛假的花樣。
我們的汝營長也當出入他的家，
迎進大門，點煙倒茶，
先拿「舊報」作見面禮，
再用話頭剖自己的心跡。
(拍演好嗓子貼近頭皮)
從他手裏取得「良民證」，
弟兄們挺着胸脯出進信陽城，
檢查的人盤問一千句話，
它便替人作了回答。
春法毫無妨礙一個當事，
幕幕的第一句是有那麼一次，

他正同汝營長把酒論交情，

（另外，還有幾個弟兄）

突然闖來了大隊日本兵。

對着一個地窖

向這位官長指點，

笑着把手一搖，

是叫人不要作聲，

然後，刁一支煙捲在口裏，

他要用舌尖去退敵兵。

身子下了地窖，

心像入了陷阱，

槍口探到外面。

覺得會長的笑里有刀。

會長轉回頭，

成功寫在眉梢，

他輕輕彈了一下紙煙，

它細白的身子并没縮短多少。

（汝營長把剛才的疑心，

變成了可笑。）

傾聽了壺裏的酒，

心裏的話，

把汝營長送出了自己的家，

他一邊揮手

目送他們走上東去的小路，

一邊派人去給「皇軍」送信：

有幾十個「毛西」過此西去。

鐵爪的北風騷動了枝條，

像我們「冬季攻勢」的狂瀾，

（註：游擊隊也）

要相信陽撼搖，

就先得把尖山這範圍拔掉。

汝營長，他受下了這樣的命令，

就像受下了一份光榮，

但，當他想到了這責任的分量，

他的精神立刻彎下了腰。

像一個拿不穩主意的人

到實卜先生那兒去問卦，

他懷着一個沈重的心

跑到了「維持會長」的家。

兩個人說話，

牆壁並沒有長着雙耳，

把話向汝營長的耳中輕洩，

「會長」的嘴像一支管子，

(一點聲浪也不叫流溢)

最後他把拳頭一握，

好似成功已被他把握。

(他心裏裏像封存着一條條毒計，

隨時都可以抓過來應急)

(三)

第二天，晨風像猛虎

藏在黎明的背上，

二十個人，脊梁背起胸臆，

在一條小徑上排成了一字雁行。

早晨的原野

播音機一樣，

把他們的談笑

潘得那麼高興，
展展福，王老堂，
脚尖咬著腳跟，
一付無形的重担，
架在他倆的肩上。
小頭模那麼可憐，
特爲他們做的一樣，
腳步那麼蹣跚，
心是浪平風定，
像真是脫去了戎裝，
穿上了舊時的衣裳。
他倆衣服的確綻
遮不開別人的眼光，
（誰也不會笑話，

大家都是一樣）
可是，在他倆的行動上，
可沒有一個朝這上面想。
如果發現了這通賊窩，
（倒可以同他們開個玩笑，
抓去那頂破土耳其帽，
看軍帽給額角勒起的線條。
只管放談，
只管打鬧，
他倆的眼光偶然相碰，
也沒有一個會心的微笑。
展展福，從棉襖的油泥上
嗅到了二年前的生活，
那生活對他多麼親切，

又多麼模糊。

蒸餾的土地

生長了他，

他的血裏

有荊州的血。

看他那個老雲相，

你會說：「老實是無用的別名，」

看他那樣觀摩，

在生人面前說話還臉紅。

你要笑他的心細得像口斗，

但有時他却細得叫人吃驚，

別人忽略了的小節，

他都牢牢存在心中。

看他本得像一只木瓜，

(樣子也不差)

可是，你得佩服他的胆大，

心海上

駛得起萬噸的大船，

叫他去殺人

手不會打戰。

他是一隻藤羊

馴服又溫良；

當你逆着它的毛絨，

一翻臉就是一隻虎狼。

他憑二十九歲的年青，

抗戰一起，便去投營，

從娘子關打到大別山，

對着淮水他想起了永定河。

他不相信自己會死，

他只相信自己的勇敢，

（身子經過了何只百戰，

生命不止須一粒子彈？）

他冒險的故事是一篇奇文，

壓在心裏只自己賞鑑。

王富堂，展展福，

兩個形體，像出自一個型模，

（王的臉上多了些粉刺，

像一粒粒凸出的麻子）

如果把腦子剖開來比較，

王的褶縐也許要多幾條。

（四）

還二十個，給枯寂的郊原

添一點歡娛，

背上的朝陽，

一個紅的火爐。

他們的脚

獨到了山脚，

臉上凋謝了笑的花朵。

胸口，

像一面陰深的井口，

尖山，

牢牢的壓在上頭。

纏着險，

按住心，

向守碧的「皇軍」

打一個屈身，

（自己的土地，

別個來做主人！）

他向每個陶前一瞟，

每個陶前掛一個白條，

（恥辱的符號）

他信手一揮，有意無意，

二十條身子闖入了禁地。

只有這一條小徑

通到山頂，

這一條小徑

像一個螺絲釘，

頂峯

老早就向人亂打招呼，

路線把他們左扯右掄，

故意不叫去和它接近。

腿肚上像墜了石頭，

（步步加重分兩）

額角上冒着白煙，

（像才揭開了一座蒸籠）

北風在背上助着臂力，

聽它呼呼的帶着粗氣。

展慶福立腳在山頂，

他真想放開喉嚨大喊幾聲，

看一個個村落

像灰色的蜘蛛，

盤據在

縱橫路線結成的網中。

展慶福來到娘孃瀾，

王富堂被引去仙人洞，

二十個人平半分開，

十個西南，十個正東。

娘孃像一個盛裝的條娘，

多少年來守着清靜，

今天，賊兵強來睡在身旁，

看她那個羞慚的模樣。

娘孃瀾上插一桿旗，

旗面上染着一股血跡，

展慶福真想把桿子拔掉，

將它撕成條，

撕成條，

用手一團，

去擦屁股。

炮台是一個大個的鳥窠，

鋼骨水泥鑄成脊背，

腔子裏探出條粗黑的長頸，

像會轉動南北西東。

奉命打水他跑去山泉

木桶像兩個頑皮的孩子，

（爲什麼不帶一包壽參）

一回又要他去挑子彈，

細腰的扁担輪舞在雙肩。

監工的「皇軍」是一個青年，

說是監工像它是在玩，

展慶福真想放一槍，

去同他打鬧一番。

他門前的一粒金牙

一直在展慶福心上閃光，

（對它，他心上安一個希望）

有時，對着東方的雲天，

他長歎又低唱，

這歌息，

這歌聲，

可能蓋着西風吹過海洋？

冬天的日子

一睜眼就滑過，

你看夕陽

又向平地插腳，

洋雲把他們

送下出去，

不多也不少，

恰好二十個。

(五)

第二天一早，

天空像一面多年沒磨過的青銅鏡，

人影照上去還朦朧不清，

四十個民快快步趨尖山，

忙着去給「皇軍」做工。

（他只要了二十，

另外二十個是自抱奮勇）

每個人的肚子

像懷胎九月的孕婦，

要脹破這縛人的棉襖——

一張灰色的肚皮。

每個人的肚子裏

包孕着三個手榴彈，

子彈四十粒，

還有，另外還有手槍一支。

「自衛隊長」開路在頭前，

叫行動說明他的忠誠，

口裏沒腳枚

人却是無聲，

一齊放開了大步，

雖然沒有督促的命令。

他們闖近了「皇軍」的崗位，

這兒早來他表示了驚訝，

緊蹙剛要在心上抽芽，

一槍把他放倒在地下。

這一槍，

有衝鋒號的悲壯！

這一槍，

有震碎黑暗的力量！

看這四十個人，

狂奔，

猛撲，

怒竄，

像是同敵人作百采決賽，

已經接近了黎明的終點！

（四萬萬吶喊隊員，

立在他們的心間。）

（自衛隊長乘一陣混亂，

用同樣的快步逃下了山)

看他們的影子

漸細，

漸短，

(幾萬萬無形的手

作他們的攀援)

像玩馬戲的人

攀一條繩子，

向百尺竿頭飛的一般。

(萬目炮燭，

密切關心着他的成功，

鑼鼓喧闐，

爲了他的冒險事業，

每個觀眾

都把心兒半懸。)

登上山，

四十個人幾處分散，

王富堂去他的仙人洞，

展慶福二次來到娘娘廟前。

道裏禱禱，

那裏禱禱，

手榴彈爆炸在東邊，

爆炸在西邊，

聲響連成了一條線，

串起了黎明的時間。

睡在地上的敵人，

就讓他永遠睡在那裏，

（一場網塗夢永不會再醒）

還有幾個在站崗，

就叫他們死在崗位上。

展慶福，他、

同死尸堆裏尋那顆金牙）

太羅族

真果撕成了碎片，

尖山頂上

閃出了白日青天。

（罪惡被正義清算）

（尖山，

恥辱了它整整一年。）

槍不撻了——

槍彈已經打乾，

手榴彈也燃然——

手榴彈已經扔完，

也聽不到敵人的抵抗了，

敵人躺在地下，全閉上了雙眼，

死滅，

恐怖，

佔有了尖山。

展慶福同三四個弟兄，

相對却無言，

一殺殺氣

還留在他的眉宇之間，

班長的哨子叫不到的弟兄，
怕水不會再來，到他們的跟前。

這時節，

他沒有悲憤，

沒有慫敢，

心在跳，

口在喘，

他心裏雪亮，

這不過是雲縫裏洒下的幾個雨點，

告訴人，

暴雨緊跟着就來在後邊。

他們幾個人

坐在幾尊大炮的身邊，

對於這猛烈的俘虜，

他們氣短！

不過一點鐘的工夫，

戰線又捲開了黑的幕布，

山脚下，

槍響成了一個帶，

從這邊

滾到那邊，

還又近，

近又遠。

屢屢逼他心裏明白：

敵人增援，我們也在增援。

這時，

他感到生命的空虛，

武器

變成了一支廢物。

炮彈打過來了，

從南邊，

從北邊，

從東邊，

他聽得出

那是來自游河，

那是來自吳家莊。

那是來自駱駝店。

炮彈落山，

山裂開嘴，

噴一口血——

紅烈的火焰。

飛機像一羣歸林的鳥，

尖山上沒有一株樹，

它們墮落的似在等葬，

翅膀底下

掉下一串串聲響，

這是炸彈，

這是機槍。

毒氣催下人的眼淚，

毒氣要把人的呼吸截斷，

尖山身上千瘡百孔，

它的身子不住的震擊。

戰爭正還在勝負的頂點，

展慶福，石頭一樣從山上滾下，

不是要從戰鬥裏逃脫，

一粒子彈奪走了他。

(六)

古舊的四壁

像一個陰謀家，

一聲不響

叫人害怕，

窗紙上的陽光

貼一片紅，

爐中的炭火，

時而響到一兩聲。

窗戶底下放一張牀，

屢屢隔他就睡在這牀上，

一牀厚草蓆壓在身下，

嘩啾的毯子落到腳邊，

另一個世界

在他睡夢中安排，

等他從昏迷中

把雙眼睜開。

(天空比他的臉，

繃布是雲片，

眼睛像星光

在白雲縫裏亂閃)

他把眼光投向屋頂，

屋頂擺手說我們是陌生，

再把它轉向牆壁，

牆壁帶着一臉惡意。

他想大呼一聲，

試一下是真還是夢。

可是，嚴肅的空氣

鎖住了他的喉嚨

記憶

像游絲在風前，

斷了再扯起，

扯起來再斷，

當它結成了往事的網，

展展幅，他簡直要發狂！

他狂的楞楞着往上升身，

(身子底下像鋪滿了鋼針)

牀板一陣呻吟，

痠痛的一隻手爪，

一下子又把他接倒，

周身像鐵錘敲過一遍，

臂頭架子全體震得散！

他要大呼求援，

(至少也可以吐一下盟！)

聲音也被浮濤了一般，

千萬張口

在向他的挑戰，

(用了頂毒的字眼)

千萬隻手

指在他的肩字間，

(侮辱到頂點！)

千萬隻眼睛。

像鐵上的冷鐵，

他的心在發抖，

手在打戰，

一個勇士身經百戰，
這時感到了孤立無援。

他需要一支手鎗，

一柄刀，

有一條繩子

給他也好！

死的黑淵

他敢縱身去跳，

這恥辱的重壓

他担負不了！

裏邊的房門嘩嘩一響，

閃出了幾個白衣女郎！

房門還沒來得及把口閉嚴，

一粒金牙鉤他一閃。

看證的身子還沒到眼前，

先給送過來一張張笑臉，

對着這羣一祖國的女兒，

他閉上了二雙丈夫的眼！

（換季洗創，

隨她們的便）

太陽剛爬過半條窗緣，

幾個大花着在開早餐，

精潔的盤碗往裏屋裏送，

把陣陣香氣留在後邊。

他的臉前也擺了兩份，

兩盤一碗無厚無偏，

好似有意表示周到，

地分南北，米饌兩全。

他對着這份盛饗，
擲擲不拾起筷子，
說不定飯裏撒了毒藥，
他心裏在這樣狐疑；
端起碗來大口抓米飯，
忽然他的心機一轉，
如果飯裏真有毒藥，
那不正合了自己的心願？

(十)

慢慢的，藥石
把他的創痛解除，
時照的針線
把破碎的筋脈縫補，

心！剛從迷惘中迷開，
回憶乘虛追過來，
腦海像一面雪亮的鏡，
往事紛紛投上個個影，
尖山
移到了他的眼前，
赤身露體
一點他不顧廉恥，
再朵裏接着嚮起語言，
這是王富堂同他交談。
雜沓的向他走來，
那四子位生死的伏尊？
轟彈大炮的聲響？
要把他的記憶翻開？

回憶的線

拉過來大別山的夏天；

波一頭白雲，

樂子關投給他一個茶壺；

殘鏡白髮留戀着深更，

一個老嫗關不住雙眼，

他在念想她的獨子，

把他托給了一路福星……

記憶捉摸着屢屢燈籠，

使他淌下了淚，

（淚，對他多麼珍貴！）

接着又用溫柔的手，

慢慢的把他推入了沈睡。

一個土台子開向南窗，

台子上立着威武的師長，

他在向全師的弟兄訓話，

他們就要出發去打信陽。

『我們要用個人的血肉

去換取民族的生命……』

師長把拳頭一揮動，

（一拳要把敵人粉碎！）

一雙眼瞪得萬眾無聲！

『就是萬一碰到不幸，

死也要死得帶點響聲！』

語聲好似暴雨將來的沈雷，

人人臉上刮起黑風，

屢屢觸激昂得身子一發動，

一聲動，他衝出了夢境，

那萬人的行列，

師長的言容，

全不見了，

他空睜大着一雙眼睛。

（他的心在狂烈的跳動！）

眼前另換了一副景象，

黑暗擁抱着四面鐵牆。

水壺在爐火上

細語滔滔，

風的冰手

輕輕敲打着玻璃板。

臉前裏，

沒有動亂，

只有靜，

在靜靜的牆角裏，

埋伏着萬馬千兵。

（把他圍困在牆中）

從紙窗縫裏

向天空仰望，

天空裏白雲

正逗着月亮，

眼着白雲捉住了她，

一轉眼却又把她釋放。

紙窗上曙色漸漸然來臨，

全個夢又把人提到黃昏，

日子在轉轉裏來去。

夢和真界限不分。

他望着——壁籬。

在千尺高空翱翔，

海樣的長空，

雲樣的遊談，

眼光睜睜，羞羞自由的影子，

心裏照樣不放鬆，

「它的影子」

引長了他的幻想（

眼光一跌落，

一支太陽旗在風前獵獵飛揚。

（向他示威，

又像向他招降（

十幾個姑娘

像十幾朵花，

慰勞的禮品

纏在手下，突！

花枝在他眼前一招攔，

一齊開到了內房裏邊，

（香氣滿屋飄遍）

驚醒了，悠揚又婉轉，

像花間的翠鶯在歌頌春天，

歌聲抓住了他的耳朵，

他恨不能去抓破那每一張臉！

他聽慣了

女同志們救亡歌曲的聲音，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雷呵，衝呵，殺！）

這羣狗東西

却在用歌聲去逼敵人！

他看慣了。

女同志們在火線上奔去，

而這些良肉

卻在這裏用愛她們的靈魂！

她們來到他的牀前，

手裏的扇子遮起了額面，

每個人紅着臉張不開口，

羞慚，憤怒，占有了這段時間。

她們去後，

他嚼着餅乾和餅乾，

心裏的苦

正如口裏的甜

心像機盤突然一轉，

他給予她們一個曲原，

也許她們有苦說不出，

也許她們用另一個方式在救亡，

他并且給自己舉了個例證，

「屢屢逼自身不就是這樣？」

他正在反復的糾纏，

砲聲把他的思想打斷，

猛的立起個半身，

向空中他彈起了拳。

黑暗的夜晚

像漆過了一遍，

他上下眼皮

急烈的作戲，

那裏來的這聲聲參料

像刺心的針尖！



(叫侍夜在抖戰)

一回高起來

向青天求援，

一回又跌落下來，

像一條悲切的絲絃。

從這呼聲裏

聽到了響的皮鞭，

從這呼聲裏

聽到了辣椒筴，

從這呼聲裏

看到一個人身皮開肉綻！

他閉上眼，

咬緊牙關，

彷彿在用全副生命力，

去承受這無情的皮鞭！

(他情願敵人對他這麼幹！)

(八)

北風像鐵錘

揚起一天雪花，

靜靜的病室裏

盼不到個人來說話，

每天，換藥的時間開一次口，

他担心自己會變成個殘廢。

他又打開了驚愕的畫冊，

這畫冊的頁子已被他翻碎，

他想起冰鋪的戰壕裏

手脚都凍瘡。

一掛柴火。

多少人圍攏着去烘衣裳，

（那可愛的火光，

把人臉烘得「鬍鬚臉」一樣）

又從白雲想到春花，

賊地上桃花血一樣紅，

晃晃的馬蹄快過東風。

他想着，神色正黯然，

（有時發出一聲自歎）

一個人影靠到了他的跟前，

（像地震震出的「假」）

一身破長袍，大帶腰帶，

雙手亂拍身上的寒毛。

你不要把這人當做別個，

這是他的驍友，王富堂。

帶了良民證番裝東探望。

他一下子坐起來

像沒有了創傷，

大聲的說笑，

言語開全不設防！

（忘了置身在什麼地方！）

他搶着來發問

不等別人開口，

這棒沒問到尾，

又拾起了那棒的頭。

（王富堂成了一口鐘，

他扣一下，他搥一聲）

從尖山問起，

（四十個上山，

他七人生還！）

聞到屠場的戰事，

（聽到車站會一度衝到，

他興奮得身子蹣跚！）

問師長，問弟兄，

問他們現在何處紮營……

伙伴的回答，

有的使他驚奇，

有的使他歡喜，

有的使他悲傷，

也有的使他歡喜。

他知道師部駐紮在「桑園」。

他知道自己的房子是在「豬籠店」。

他明白了那一夜的慘狀，

是「皇軍」德哥那個「維持會長」。

他曾獻計攻打尖山。

當他聽到師長對他的關心，

覺得再也不是孤立無援。

反過來，他把自己的生活

同王富堂數賠了一遍，

細米撥機，

也不怕聽的人厭煩。

（他覺得別人關心他，

也像他關心別人一般）

「鬼子拿我當了豬羊

想宰，却先喂胖！」

「不會宰你，心軟露點，

他留著你有更多的使喚。
王富堂走了，

帶著展慶福的心靈，

把他的生活

給成了一個更深的坑！

他第二次再來，

是在臘尾，

他說師都已移到了「那裏」，

說笑玩鬧並沒有兩樣，

但，王富堂早把個疑心安在了展慶福的身上。

(九)

嚴冬披一身霜雪走開，

鳥聲已把春天叫來，

展慶福這一隻負傷的鳥兒，

今天，他也長硬了翅子。

早晨，春光在窗紙上跳躍，

喜鵲在枝頭上亂叫，

他正在望着高牆

鬱悒徘徊，

「皇軍」代表帶着慰勞團

一齊到來。

一回歌聲，一回談話，

「米湯」向他的身中灌注，

「皇軍」今天要送他出城，

給他送來了一份禮物。

「一紙偵探證

五十元紙洋」

這不是「皇軍」的大鼓，
這是他的好險，

放出去的縱然不是個偵探，
至少也是一個宣傳員。

大步跨出大門，

(生的門欄)

陽光刺得眼睛，

春光晃得相識，

猛的摸了一懷東風。

看看柳色，

(楊柳生着青眼)

看看每一張臉，

(用親熱的雙眼)

望望原野

(原野上小草開始蘇生)
望望尖山。

(它一點沒改舊時的容顏)

這一切，

池都熟習，

這一切，

他全感覺新鮮。

一個人在路上，

不是走，是跑，是跳，

像一個小鳥撲楞撲學飛，

當它剛剛長全了羽毛。

救亡歌子在他口裏響，

起先是靜，後來放開嗓，

唱心飄蕩着舒勞，

他在指揮歌聲一樣。

這個歌還沒收尾，

別一個跟着接上，

他唱，唱得要發狂，

頂好不再走，

叫手腳做翅膀。

（他得意叫全世界的人們

都知道他的解放）

他趕到「那集」，

「那集」給了他當頭一棒，

不會在這裏駐師部過，

王富強的話裏有花槍。

（剛開始明白

人家早已對他設防）

終于找到了師部，

費盡了百計千方，

見不到同運的弟兄，

真不到王富強，

他們已經開往前線，

二款去取信陽。

（快樂得脫開他的心胸，

落淚填補了那個空）

師部門前的衛兵，

用槍指住了他，

眼睜着他的服裝，

就要動手檢查。

看過了

自己的姓名歷史

才放下了那毫不要人的槍支

他立在師長面前，

一張苦臉對一張笑臉，

苦臉上有一雙眼睛在打探，

想從臉色直探到心肝。

「聽說敵人對你很好，」

師長第一次先發言，

「爲什麼又放你回來？」

不待回答，話頭又轉了彎。

「敵人對我真不錯，

管我飯食還給我妥傷……」

話頭正要往下接續，

嘴脣却搶着把泥濘抹去。

「他還給了我一張紙條，

另外還有五十塊錢。」

他把紙包拆給了師長，

忙着用手擰鼻子搓眼。

師長拾起紙條看罷又放下，

說聲：「好，將計就計，

你再回去作反偵探。」

聽了這話他放聲大哭，

（瞭一個孩子在母親臉前）

哭出他的一肚子沈冤，

「師長請救我，

情願幹三等兵，

請饒了我吧，

這個任務我決不能幹！」

他用了染着涕淚的手，
把那個紙包撕個粉碎，

然後圍成一個蛋，

蹲在腳下用力的踏踐！

『好吧，』師長向他一揮手，

接着下了一個條子：

『尖山之戰有勇有智，

上兵展展騰騰升下土。』

新書預告

戲劇研究叢書之一

希臘三大悲劇家（印刷中）

王餘著

戲劇研究叢書之二

戲劇美學（印刷中）

趙越著

傳記文學叢書之一

高爾基原著

汪漫鐸譯

我的文學生活的回憶

（在印刷中，九月底出版）

戲劇文學出版社出版

向布拉格致敬！

馮先

—— 緘默：捷克「行政長官，」保安警察首領，挺進隊首領赫德星區，
傷重斃命。

讓我們

向捷克的壯士

致敬！

讓我們

向布拉格的阻擊者

致敬！

當法西斯的

魔手

緊扣着你們

祖國的咽喉，

當千百萬人民

遭受着

非人的慘毒，

你，起來了，

你，湧現於

反納粹的

怒潮之上，

以血，

以火，

以激射的鎗子

向靜微的魔鬼

吐噴出來

人民的憤怒！

好的，弟兄，

這一槍，

好的！

這一槍。

以血的話語

使納粹

戰慄，

這一槍，

以雷的咆哮

向納粹

嘲笑！

好的，

弟兄。

這一槍 好！

我聽着

這一槍，

如同聽着

自由捷克的

第一聲警號，

全世界聽着

這一槍，

如何聽着

被「征服者」的

第一聲吶喊，

聽你，也聽着吧！

在你隱避的地方聽着

我們

且向你贊美

全世界

帶向你贊美

「你」布拉格的勇士！

你——忠實的

勇士——忠實的

捷克斯拉夫驕傲的兒子呵！

藍色曲折的小河

徐鐵石

藍色曲折的小河

嚶嚶地流過寒冷的村莊

從遠古遠古的年代

小河便不斷流着

從遠古遠古的年代

小河便嚶嚶地

唱着自己底歌

嚶嚶地流着

藍色曲折的小河

嚶嚶地流過寒冷的村莊

你飄飄地流着

飄香而破碎的荷

寒冷的村莊呵

一座座散佈在小河底邊沿

就像一朵朵

生長在陰濕的山谷里的

黑色的牛屎菌

藍色曲折的小河

藍色曲折的小河

你要飄地流着

寂寞地緩緩地流着

帶着河邊那黑色的泥砂

和樹身里腐爛的禾草

和樹邊那枯葉

永久地疲憊地流着呀

就像那老年人底眼淚

你藍色細小的水流

是永遠地流不盡……

呵！你倦憊地愁苦地流着的小河

你瘦弱的衰老的小河

你永遠地低吟着流着的小河

你是這古老土地底母親呵

你殷勤地哺育着她

正像那些偉大的人類的母親

你永遠不覺厭倦，沒有艾羅

如今，你是衰老了

你裏面而悲縮地流過這土地

你底面貌

就像這古老的土地一樣

蒙上了年代的綉紋呵

呵！小河

你嚶嚶地流着

你細弱無力的言語

是刻印着這土地的

哀痛與悲慘的歲月

呵！你底年輪是刻滿了

生活的艱辛和勞苦的記憶……

古老的堅厚的石橋

跨在小河底身軀上

古老的堅厚的石橋

運接着白色灣曲的石板路

勞碌的人們走在石橋上

通過灣曲的石板路

人們便把生命投向茫茫的遠方……

而堅厚古老的石橋

是印過了無數旅行人底

沉重的足跡

人們勞作在土地上

人們底命運和土地一樣

與小河密切地相連

而也像小河一樣的愁苦

憂鬱而蘊蓄着深濃的憤懣……

冬季凜冽的風吹打着你，

白色濃重的霧籠罩着你，

寒冷統治着你，小河

你流着。

嗚咽地永久地流着也只是你

在像這小河上

有幾個悲慘的故事在流傳

當雪灑落雪的

沒有月色的嚴寒的夜里

不吉利的梟鳥在河邊的竹林裏

伴着死亡的呵嘆

於是，便有一個酒醉鬼

爲不幸和生活所壓倒的農民

投身在你溫柔的懷抱里……

啊！緩緩地憂鬱地嗚咽着的小河呀

你流着，嚶嚶地愁苦地流着

你底悲哀

像那盤居在村莊的小土屋里

爲淚水和憂怨所煎熬着的

年少的寡婦一樣的深呀……

啊！紫色曲折的小河

你嚶嚶地流過寒冷的小河

你呻吟地悲哀地流着……

我和你是如此熟悉而親密呀

我彷彿覺得

凡我所見過的這土地上的河流

都和你一樣嗚咽地流着

愁苦地流着呀

凡我所見過的村莊

都和這里一樣貧窮而寒冷呀

小河，我和你是如此熟悉而親密

我漫步在小河底岸上

我底心因劇烈的激動而痛苦

凝視這多難的土地

我相信不久

人民將賜給它以多量的幸福……

—— 虎溪橋

戰旗

姚薌

大風吹着戰旗，
呼啦呼啦的……

旗，飛揚着，

舞蹈着，

歌唱着，

在茂密的山林裏，
在草原的大路上。

有旗的地方，
就有戰鬥的力量，
有死亡，有新生，

有流血的歌

有含淚的榮，

有新的種子撒落，

有新的幼芽茁長……

旗，是我們意志的象徵，

旗，永遠指示着我們行進的方向。

無論是颶大風，

下大雨，

或在陰雲的霜夜，

我們的戰旗不會捲起！

迎濤風雨，

迎濤暗夜，

我們的旗

總是那樣雄武的飄揚着，

映在誇示着我們雄壯的力價，

和我們不屈的意志！

旗，高高地飄展着，

旗，率領着我們廣大的隊伍，

我們的心

永遠向着那面意志的戰旗！

那行進在最前列的

我們的兄弟，

他是我們的旗手，

他總是高擎着我們的戰旗，

縱在風雨最狂暴的日子裏，

他也照樣地嘶喊着走軍

嘶喊着戰鬥！

他不會倒下，

他不會放手我們的戰旗，

他即或不幸地倒下了，

還有無數的兄弟走上去，

繼承他光榮的職位——

更高更高地

舉起那指示我們行進的方向的

象徵我們戰鬥意志的旗幟，

戰旗，高高地飛揚着，

在茂密的山林裏，

在草原的大路上，

在我們的隊伍所到的任何地方。

我們的戰旗不會被人毀壞，

即或被毀壞了，

我們的心裏還有一面無形的旗，

我們每人都有一隻右手，

如蔽天的樹林一樣繁密的

是我黨的手，

揮舞起來，是我們的旗，

這面旗不能毀壞，

這面旗向真理舉起來，

就是我們戰鬥的誓詞……

大風吹着戰旗

呼嘯呼嘯的……

我們向着我們的戰旗，

高唱着戰歌，

向那個方向——

那人民的心意所傾向的，

那千萬雙眼睛所切盼的，

那無數萬萬的兄弟們

所呼喊的，所奔走的

解放的大路

我們高呼着進軍！

一九四二，五，二八。

春 雷

鄭教帆

「親愛的同志們，

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在一間燈火通紅的教室裏

運指導員誠懇地講着：

「就是這個春天的事，

這事情曾經幾次使我哭泣，

「春天

該是發覺的時候了，

每天早晨

我的母親同小妹妹

就到桑樹林去打桑葉子，

「我的母親

已經是一大把年紀

爲了打桑葉

她從樹上跌下

接着受傷的腰

還走進桑樹林裏，

我的妹妹

還應該是在家裏嬌養的年紀

可是

她也辛苦着

這不是爲了讓我們吃飽食。

「回到家裏

他們仔細把桑葉舖在蠶床上，

好歡喜地

聽着那蠶兒們噙着桑葉的聲音

好像下着細細的清明雨。

「漸漸

那些蠶兒們委得胖胖的了，

多可愛呵。

一條條蠕動着

好像移動在綠色綉緞上的

白嫩的花花的手指。

「這是你們都曉得的，

再過些時候

不就會變成那一樣的雪繭

抽出黃亮亮的絲。

「哎，

好多年頭了，

每一個春天

我的母親都不聲不響地養着蠶兒，

現在

她的頭髮都變白了

還是伴着她的女兒

養着蠶兒

養着日子……

「但是

日本兵來了，

把鐵架架掀倒了

皮鞋同馬蹄踐踏在上面，

然後

我的母親同妹妹

也遭到了排槍的射擊。

她們倒下

她們痛心地看着她們可憐的靈魂，

有些已經被踐踏成一堆黃色的板板了

有幾隻鴉可奈何地滾在灰塵裏。

她們落淚了

她們額口的血一滴滴滲滲着

她們的臉

她們的唇：

她們的曾經撫養了牠們的手

吻貼着可憐的軟軟的靈魂」……

他講着

他的聲音漸漸嘶啞了

他的頭部漸漸下垂：

教室裏有些兵士在歎氣……

——白露濕的邊緣之一節

給 F · Y

蘇 玫

——紀念一個人的毀滅

也許你已經忘記

三年前的

那次暴風雨

那夜裏，你

爲人類理性向極點所灼熱，

爲未來世界的光芒所沉醉，

而認爲自己

充滿着灰暗的濁流

生命的溪流

你，曾經那樣長久地

傷心而發楚的哭泣

也許你還會忘記

第二天，你寫過的

那封熱烈的信；

你說：你要拋棄掉可恥的往日

從金迷紙醉的沉淪中

救出自己，

從醉生夢死的掙扎中

而堅強起；

你又說：那天早上

你是同

種族的太陽一齊起來的；

第一次看到了日出，

第一次知道清晨的秀麗：

你急速的字跡

流露出多麼天真的欣喜

那之後，你便也

想過，要和我們一起學習

和工作，爲着萬人的幸福

用武器，不用眼淚……

是，我們歡笑着

我們同幸福一個

人的，好人的覺醒

是，我們讓你也和我們

一齊信過那些

青春和戰鬥的進行曲。

從我們的隊伍，你得到了

一支火把，一個希望

我們希冀你

你還被卑俗的生活

所折磨，所壓抑得

不安的靈魂，能够

能够真實地得到熱，

得到愛情，得到歡笑

得到一個

自由的新生

——如你所曾希冀。

可是如今呀，

在這繁華的大街頭

在這一羣用別人血汗來餵養自己

而朝夕去擁抱世俗的歡樂的人中

我重新見到你時，我是

如何地隱忍不住心底的驚異！

當我看到：

你那爲追悔而哭過的嘴上

所塗抹的顏色，是比

受難的同志底血更鮮，更紅

你那寫滿燃燒的字句底手上

所裝飾的金鍊，戒指，是比

我們當日的衣襟更輝煌，更豔麗

呵，我是

如何地隱忍不住心底的喘息！

然而，失掉你

我並不悲感；

爲你而流淚，淚將無價值！

即使你再怎樣

矜誇於自己的妖媚，

即使你再怎樣

用新的心術來看我，

我也不感到悵悵；

因爲，我早已

有了別的愛

我愛我已辭職，我愛自由，

當年，

那像貴婦人的手指般

豐滿的年月啊！

被就這晶濛的印刷師，

從記憶的底片上，

翻印出來了，

我心裡流着痛楚的眼淚呀！

那兒時嬉戲的家園，

不是羞怯地

忍受着野獸的森污麼？

於是，

我向着燈光閃動的方向，

希望地走去了……

一九四一，春。

蝙蝠

蝠

你一生都是幸福的

你是走獸

也是飛禽

在煙囪旁邊

或古塔的屋簷下

你誇獎自己的偉大

你一生都是勇敢的

當鳥獸作戰的時候

你可任選佔優勢的一邊參加

禾波

也可兩面都不加入

作個「中間份子」

等待勝利到來

便噴揚自己的威力

你一生都是高傲的

蠢笨的獸類看見你

恨自己少生了兩個翅膀

不能翻越高聳的牆沿或屋脊，

輕捷的鳥類看見你

恨自己少生了兩隻腳

不會像你沉着徐行的風雅

你一生都是快活的

你的一生都是快活的

你的一生都是快活的

你的一生都是快活的

你的一生都是快活的

你的一生都是快活的

你的一生都是快活的

你的一生都是快活的

你的一生都是快活的

你的一生都是快活的

爲什麼祇要我看見你

白天的暴雷出自己的嘴臉

你的一生都是快活的

你的一生都是快活的

你的一生都是快活的

你的一生都是快活的

你的一生都是快活的

你的一生都是快活的

你的一生都是快活的

你的一生都是快活的

他死了

史潮

他死了，
死在路旁。

成羣的蒼蠅，
叮在他的身上；

幾條惡狗，
獠笑着

向他撲去；
從他七竅裏，
爬出大群的蟻

我會看見，
狗死了

有人剝去牠的肉和皮，
把骨頭

埋在土裏。

他死了

却沒有人看，
也沒有人埋；

因為他身上
再沒有值錢的東西。

愛戰友，

愛新中國驕健的兒女，

而且，我還

深深地愛着他——

那，你將永遠不會瞭解的
光輝的真理。

一九四二，五月在新都觀音莊。

夜

你

茫茫而又陰沈的

向我露齒猙獰的

夜啊

太陽一落

你便來回的躡着脚尖走動在我的窗前

你屏閉着呼吸，從窗縫裏窺探着我

你輕輕地打着口哨

用你那銳利的長指甲磨擦着我的窗

我知道

屈楚

你原沒有一點好心腸

想趁我一個不留神

便疾疾的走來，拿你那狗牙樣尖的指頭

緊緊扼住我的咽喉

而我，便會

一聲不響的

倒地死去

那是一個無比的陰謀

那是一個曠世未有的狡計

然而

夜

告訴你

那樣我是不怕的

就在冷夜、

我已安睡好一把

足以割斷你那長着鋼毛般的鷹爪底寶刀。

我已吞日記上寫好

發朋友們不必悲傷、

母親不必偷偷流淚、

我將像那傳說裏的仙羊（註）

和你搏鬥一個通宵

看，天明時

太陽照着的是你的

還是我的

血跡

（註）指那寓言裏寒根先生的山羊，種

狼搏鬥一夜的故事

播種外一章

沙 鷗

播種

忠于季節的佈穀鳥，
高亢地在歌唱了呀，
辛勤的農人啊，
是播種的時候了。

披著日光，
吸吮著春底氣息，
在祖先遺留給我們的土地上，
灑下了幸福的種子，

青年人，
別要太憂傷了吧！
我們肥沃的原野，
將會孕育出
豐潤的果實。

螢

甜靜的黑夜，
嵌上了
幾點亮綠的螢火，
像八月的夜空，
飛著張了翅的驕驕。

他感到了她的信仰不斷地在更新：

她激盪着神聖的自由的那些火焰，

她思念着小孩子們和女人們；

她，向着勞動者伸着手，說：

「生活在這裏是艱苦的，可是在別處會是的。

我們前進吧。」她走着，把希望從這個人，

帶給那一個，那就是一種使徒

是上帝，在我們衆人都在呻吟着的這塊土地上，

爲的她會更溫柔，把她作成爲母親和妻子

最兇暴的人們都愛她的誠懇的聲音；

溫柔地，鋪到那所有的窮苦的屋頂下，

去訪問那些被飢饉或痛苦壓倒的人們；

那些躺在他們的破床上的沉思的病者，

和憂悽的窮苦者在裏邊憔悴着的頂接：

當着，偶然不大窮苦的時候，她就給出了她的心。

平靜而偉大，她愛着，如同太陽輝耀着一樣。

人類對於她就是一個家族，

因為她的三個孩子就是整個的人間社會。

她喊着：進步，愛，友愛！

她給那些苦痛着的人們關閉了崇高的視界

當着保潔·羅說犯了那一切的罪過，

教會和秩序的拯救者捉住了她

而把她送到監獄裏，平靜地，她微笑了，

因為胆汁的海棉是使那些純潔的口唇歡喜的。

五個月，她受到了種種污穢的浩劫，

忘却，惡德的可怕的笑，創子手，

以及人們從鐵窗投入了的那黑色的麵包……

那五個月過去了，一團兵，一個強盜，

（那個名字是全要沾污這些詩句）來，跟她說：

請你趕快服從現在開始的這個朝廷，

否認你的信仰；不然，是沒有寬恕，

是流放郎白沙呀！請你選擇。——她說：「就是郎白沙罷。」

等二天，餓柵欄，戰震着，咕吱地響了。

人們聽見了到來一團囚車。

「啊現在就去郎白沙呀，」她毫無憤怒地說。

她們是有好幾個人，爲着權利受着痛苦，

在同一個監獄之中。那輛過窄的囚車，

在牠的那些污穢的囚車中，容納她們不下；

而入們使着那些女人們穿過了全巴穆城，

同那些個禁卒們互相掛着路膊，

就如同盜賊們和殺人兇犯一樣……

於是保琳·羅爾說：「鼓起勇氣來，姊妹們呀！」

發着嘎聲的，爲着陰懷深深的洋海

帶走了她們，在那艱苦的航行中。

地平線是黑暗的，北風是冰冷的，

沒有一個靈魂支持她們，沒有一個聲音回答她們

她們戰慄了。夜臺，甲板上落着雨。

沒有床可以睡覺，沒有遮擋可以避風雨，

而保琳·羅爾喊道：「我的姊妹們振起勇氣！」

而那些艱苦的水手們看見她們都流了眼淚。

他們達到阿非利加，在駭人的岸邊上，

一些沙漠，一些曠野，被青銅的天空給曬成焦土

一些岩石，沒有水草，也沒有草根；

阿非利加，對於最有決心的人們都是駭人的處所

祭

青翠的羣山

做了你剛硬的圍牆

蔥茂的水田呀

爲你流瀉着禾浪的芳香

鮮紅的太陽

給你溫情的慰問

恬靜無聲的夜里

陪伴你

有皎潔的明月

柔情的星光

甯睡吧

豕 豕

閉上你火敏的眼睛

不要燃燒起你的血液

再汹涌滿心的憤恨

爲了民族的深仇

你光榮悲壯的躺下了

我們永遠爲你

崇高的英雄的敬仰

大海般無邊的懷望

你躺在聖潔的

祖國的土地上

一個春天又一個春天來

給你蓋住淺草茸茸的綠氈

曠野的虫鳴與蛙聲

是替你演奏的歡歌

杜鵑啼去了

黃鶯又為你歡騰的頌唱

你悄然的長眠吧

和泥土入夢不要驚醒

環帶帶的露滴

給你身傍鑄上白金

蚯蚓和樹根兒

會緩緩的走來告訴你的好音

千萬個愛自由的人民

虔心的走過你的墓前

三十一年五月

蛙 聲

史 潮

當雷法的小動物
畏縮的

戰慄在黑暗的夜晚，

陣英勇的

歌唱在曠野。

以雄壯的歌聲，

唱出雄健在心靈裏的

對善良同類的愛，

對土地水草的讚美，

對無恥的蝙蝠的憎恨，

對強暴的蛇蝎反抗的戰歌，

我愛蛙，

因為

牠有一付硬骨頭

和崇高的靈魂——

他曾在古代暴君的車前，

昂然站立，

不肯低頭。

蛙

是愛自由的！

保琳·羅蘭

果雨作
穆木天譯

她不認識驕傲也不認識怨恨；

她愛！她是窮苦，單純，而澄靜的；

屢屢地缺乏麵包，給她縮減了她的飲食；

她有三個小孩子，可是，那不能阻止她

感受到自己是那些苦痛着的人們的母親

在夜裏吹送來的那些黑暗的事變

那些個起伏的潮汐，那些脹着大嘴的深淵，

那些不聲不響地顛覆了巨人的作業的小人，

和我們的那一切的無名，或有名的作惡者，

都使她一點不感到駭懼；在那些陰暗發響，

她聽見了上帝在建築未來。

是有奇偉的三邊的土地，在那裏，人們再也感覺不到
是被溫柔的祖國的眼睛所注視着。

而保琳·羅爾微笑着，而且滿身創傷，

向那些哭泣的女人們說：「振起勇氣來就是這裏」

而當她是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她也是哭泣。

她的三個孩子呀！遠離開她了！啊！是何等辛酸的煩惱

一天在有着閃的地牢的，蓬芮的城巖裏，

一個獄卒向着那可憐的母親說：

「你是不是想要自由，再去看看你的幾個孩子？

「你要去請玉命的恩典。」而那個堅強的女人，

說道：「我是要我死的時候，再去希望他們。」

於是，對於那個殉教者，那不馴的，窮苦的心，

人們傾盡了怨恨和譏諷。

阿非利加的囚徒場呀！李貞英勒所探測過的地獄呀！

啊！憐憫啞咽着失掉了他的話語，

一個妻子，一個母親，一個有才智的人，就在那裏，

生着病，被纏纏着，孤零零，遭受了流淚。

野營的床，冷和熱，飢餓，

白天，那可怕的太陽；夜裏，那風子，

鐵柱，沒有休息的勞作，侮辱，

任甚麼都不能屈辱她的心靈；她說：「我們要忍痛；

我們要如耶穌似的忍痛如同察格拉底地忍痛」

作了俘囚，人們把她拖到那塊無情的土地上；

而，身體很疲憊，雖然是酷熱的天把他壓潰，

人們還是使她如同一個徒囚似的行走着。

熱病蝕蝕着牠；陰懷，蒼白，瘦弱，

晚上，她倒落在那腐朽的草上，

還喃喃地唸着那帶着蘇特的法蘭西的溫柔的名字

人，他死在獄中，到監房的深處，

苦痛粉碎了他的生命，可是加大了她的心靈。

傲氣地，她重複着說：「一個女人這樣是很好的

就是在這種屈辱和這種卑怯之中

——爲着正義，爲着自由而死。」

她見了她在呼喊着，知道了他們得要作報告，

那些個餓子手，感不到羞恥，可是起了恐懼；

而那位十二月的人物縮短了她的流放期限。

「因爲是就要死，讓她回來罷。」他說。體。

她則是已經知道了人們對她所做的惡事。

在里昂臨終的苦悶扼住了她。她的脖子，

如同是光明沉下去的時候黑夜的惡毒變形，

變成了陰暗而廣闊的，而墳墓的暗影，

給慢慢地，在她的蒼白的面容上昇了起來。

她的兒子，爲的，在那個最後的時間，

至少接受到他的最後的氣息和他的前後視線，

跑了來。可憐的母親呀！他是到來太晚。

她死了，她是因爲受盡了苦痛死了，

她死了，她并不曉得她已經看見了法蘭西，

和那有溫暖的太陽光線的祖國的優美的天空；

她死了，在狂炸之中一邊還喊着：我的孩子們。

一五八二·十二月，于傑爾塞島作

草原上底玫瑰

歌德作
S Y 譯

少年人看見一朵小玫瑰，

小玫瑰生長在草原上，

她那麼年青，那麼漂亮，

他立刻跑近前去，

仔細地觀賞。

小玫瑰，小玫瑰，小玫瑰多紅呀，

小玫瑰生長在草原上。

少年說：「草原上的小玫瑰，

我要折下你來！」

小玫瑰說：「別聽我的念頭，

否則

就刺你的手。」

小玫瑰，小玫瑰，小玫瑰多紅呀，

小玫瑰生長在草原上。

粗野的少年去折。

草原上的小玫瑰，

小玫瑰自衛地去刺他

對於這

他沒有出聲也不覺疼痛

小玫瑰，小玫瑰，小玫瑰多紅呀，

小玫瑰生長在草原上。

一九四二，五月底譯。

這首詩最初印行在一七八九年，寫作的年代却是一七七—，那時作者還在市堡學法律。關於這首小詩，後來的人對他論列很多，也就是說在作者少年詩篇之中，這是極有名的一篇。原文是民歌體，韻腳特別美，但我的譯文却祇能達意。

S Y 附記。

奧列霞

蘇聯M·郭羅得內作
鐵 弦 譯

大地上鋪着朦朧的月色。

夜霧濃稠地籠罩着。

游擊隊員們期待着

快活的奧列霞偵察回來。

德國兵在旁邊的田裏，
就在泥沼的堤岸。
坦克車陷到壕溝裏。

不見她的影兒！這真是不幸。

她是不是遇到了埋伏？

忽然間從樹林裏低聲翻譯：

——你們好啊，我給大家祝福。

——喂，小姑娘，慢着，奧列霞！

你數過有多少人麼？

——數過了。醉了的十個、

喝着酒的三個、清醒的不多。

隊長聽了這樣的含糊的述說，

不由地微笑起來，

同志們，這兒有了工作：

在綠色的工作服上

鄭重地繫了緊皮帶。

跟隨着快活的奧列霞後面

游擊隊員們在前進。

大地上鋪着朦朧的月色。

夜霧模糊地籠罩着。

奧麗莎

蘇聯Y·庫巴拉作
李 葳 譯

波萊西的天色已經破曉，
一隻杜鵑宏亮地啼叫。

母親帶着小女孩奧麗莎，
在驕傲地玩耍。

大地在日暮降臨了黑暗，
松枝低微地，沙沙地顫響。
親愛的母親在搖籃的旁邊
俯身緩緩地低唱。

「睡吧，我的鮮花，夜來了。」

羣鳥都躺下睡覺。

「睡吧，我歡愉的小鐘，
噹噹，噹噹。」

「睡吧，身體好長得豐滿。
睡吧，身體好長得健壯。」

你站起來要成爲一個挺直的少女，
而又要秀美，在不久的將來。

「在冬天你會紡織

一直到春天，

當春暖花開的時候，
你會在門邊期待著報信。」

波萊西的天色已經破曉，

一隻杜鵑語和地啼叫。

但是莫麗莎的命運仍然

飄蕩在凝雲中。

是個寓言，還是事實呢？

女兒却生得健壯——

她奔上蔚藍的天空，

在各處飛翔。

她歡愉地攜着飛樓

在高空裏徜徉，

每天升起在快樂的土地上，

是她的「茅舍」，她的家園。

她掠過森林的上空，

或是死水的池塘。

帶著着綠色的降落傘，

降落在綠茸茸的草地上——

於是她又向上翱翔與飛轉，

盤旋得高而又高。

她以鋼鐵的翅膀，

震撼着天上的彩雲。

每天她的母親坐在
窗前凝望，

她勇敢地橫過本場
閃爍地飛奔嗎？

在露珠覆着草地的上空
杜鵑呼喚清晨。

佳運降臨了
母親的渴望沒有落空。

尼伯根龍歌

德·無名氏著
劉威亞譯

第一唱

克雷門希爾德的夢

因此上不少勇士喪了性命。

昔日相傳有不少奇事堪憶；

許多勇士遭了屏絕而無怨，

有猛勇的英雄，有壯圖豪舉，

她如舊生活着也未覺羞慚，

有至高的快樂也有痛（與嘆息）；

看起來她美貌無限，

且把豪邁壯士的搏鬥提一提。

這少女的風姿乃是女中模範。

有貴女生長在布爾根，

三王把她扶植既貴而又富，

舉世難尋比她更美的人，

俊特，格爾路帝是無敵的人物，

她名克雷門希爾德是一個絕代佳麗，

劍術超羣的吉色諾年歸敢幼，

她是他們的妹妹，受君王養育。

三王出自闊闊心亦仁慈，

爲勇士們所稱道，雖計其威力，

布爾根是其騎士的名稱，

冒險的事業，起始於額赤國境。

三王安居於邊爾門市，地居萊茵之上，

很多勇敢的騎士附隨在他們身旁，

在世時他們的名聞飛揚，

馴致可悲地爲兩個長婦的失和而死亡（註）

富有的女王就是他們的母親，名叫烏特，

父親的名字叫但克雷特，

她死後留下財富鉅額，

少壯時，其名聞無人可及。

三王剛強英勇，正如道才我的言詞，

其手下的勇士盡都如此，

人們對這無人有所評鑑，

在任何爭戰中有膽有力。

來自特隆有哈根，他的弟弟且克華很是捷

敏，

麥村城來了阿爾帝文和邊吏兩名。

格勒，艾格發。浮爾克來自額米地方，

種種方面都能各有其助成。

爵官陸莫德是忠誠的勇士，

孫奧爾，胡洛德的名與地位乃是三王親

手所扶掖，

此外尚有勇士若干，

我不能一一列舉。

且克華任大統領，

他的侄兒阿爾帝文作光祿寺卿。

插架爾管酒漿，

胡洛德管庫房各有職掌。

他們的勇武，朝廷的光榮，

和英雄們的功績，

快樂的生活由他們享受，

其情景絕無人能向你們說個詳盡。

美麗的姑娘，克雷門希爾替入了夢境，

健壯的巨鵬把她曳引，

所著的雙鷹又被它雙爪攪定，

有生以來她還沒有遭過這麼大的不幸。

她把這夢向母親烏特說明，

不知那巨鵬暗示着甚麼象徵。

「巨鵬代表一個英武的男人

要不蒙天帝的保佑則不久就將離分。」

「好母親，你又對我提起了郎君，

我永不想博男子的愛情，

我生活得非常安寧

到這地步，她決不想活身。

母親說：「這時不要說得過甚，等事到臨頭，你自會歡欣，上帝的意思；你要作一個優良騎士的好夫人。」

她說：「母親，且把話暫停，好些婦人都得到這樣的教訓，像「愛」後來的「恨」到最後就會炸迸，我情願兩不聞津，落個安靜。」

克雷門希爾德不願把愛情講淡，

這樣就飛度日月若干。

在她還沒有被一個好漢贏得之前，無人得知怎樣的男子才會博得她的心歡。

她告訴母親夢中所見底巨颯，後來不幸竟早夭。

鮮血四濺飛迸！
爲着這，更引起不少「人子」的喪命。

（註）指後來克雷門希爾德同俊特的妻子反目所發生的悲劇，實際這就是全詩的內容。

編者按：

十二世紀時，德國出現了一部書，這就是直至今日還放射着耀眼光芒的「尼伯龍根歌」。這部偉大史詩是根據民間傳說寫成，作者恐怕也不祇一個，可是却一個也沒留下名來。現在所登的是上卷的第一唱。譯者劉盛亞先生是根據中古德文譯出的，因印刷的不可能，譯

稿中間於人名，地名的註釋只得略去。關於尼伯龍根，其後有西門洛克底全文譯本、華格納的四部歌劇和赫貝兒的尼伯龍根三部曲，以上提到的三部東西，在世界文學史上都佔着重要的地位。我們已商得譯者同意，以後將繼續把這部輝煌的史詩移譯出來，在這叢刊上連續刊登，我想這將不只是編者應該忻幸的事情。

論詩歌的表現技術

王亞平

詩人要生活，要站在時代的前哨，投進人生的戰場裏去生活。在生活的鬥爭中，詩人遇到艱苦，嘗到歡樂，有時悲哀的哭，有時狂熱的笑，有時孤獨的冥想，沈思，這許多像浮沈的浪波樣的事象在刺激着詩人，探發詩人的想像，鼓動詩人的情感，鞭打詩人的靈魂，促使詩人去歌唱。於是，詩人在摩羅萬象的人生與社會中發現要表現的題材。

有了題材而不會表現，或沒有表現技術，則題材仍是題材而不能成爲詩。表現是使主題成爲詩的唯一條件。一個人的思想、情感，想像，是內心的產物，唯有藉表現技巧，始能將它們傳達到的主題裏去。表現的工具，就是語言，詩人如何去運用自己的語言，完成一件藝術品時，表現的問題就跟着發生了。

「詩是思想的經濟與語言的經濟」，所以詩的表現也最繁雜，瑪耶珂夫基說「詩只是形式與素材的適當的配合」，怎樣才能適當的配合，便是詩的表現技術的問題。詩人有得與語言的能力，有藝術的手腕，才能創造出典型的形式，塑造典型的形式，即是一形式與素材配合的最適當的形式。

今日許多詩人，不從表現技巧，而向虛華的詞藻上爭勝，或從舊詩詞中找尋詩聖的古意，以掩飾其技藝的拙劣。隨便新詩蒙上了「奇裝」與「遺魂」的色彩。六朝及清代之所以沒有偉大詩人，沒有優美的詩作，便是因為前者爭尚奢華，失掉了詩歌的自然，後者的真與美。後者泥古守舊，模仿詞律，未敢創格，形成詩歌的萎靡現象。白話詩打倒了舊詩詞，却在形式上染了一層西洋的色粉，仍未能創造出中國風的民族形式。當前的新詩，自然比白話的形式更高的發展了，而且還有聲音新的人正在努力創造真正民族形式的藝術。但我們不能忘記形式不能脫離內容，絕難孤立的發展，這就要在表現技術上求解決了，今後詩人致力之標的，是如何使形式與素材適當的配合，而不是一味在空虛華麗的詞藻上要花槍！

在這裏，必須連帶指出的，不但詩歌實在表現，而小說、戲劇及其他一切藝術品，都需要有優越的表現手法。只是詩歌的表現手法與其他文學部門不同罷了。小說家所注意的是人物的典型，故事的结构；人物與故事的關係怎樣才能表現的合理。而詩人被主題喚起靈感之後，感情激動到高度，就不能自止地要熱筆去表現。杜甫的五律，海涅的許多抒情詩，歌德的短詩，以及馬耶阿夫斯的生命小詩，都是這樣寫出來的。所以，在創作短詩，抒情詩的時候，詩人並沒有想到表現手法，但一熱筆，即成佳作，這又是什麼原因呢？這星，就出現了詩人的修養問題，就是

說，一個有較深修養的詩人，他已有了優異的表現技術，一旦感情，被生活的背景，或外界的事象所激動，這時提筆去寫，思想、情感、想像，渾然一致的被他表現工具（語言）巧妙地表現出來了。歌德說過，靈感來潮的時候，提起筆來，紙顧不得放正，人也不知道坐，就不暇喘息地寫成了詩；李白的清平調三首，也是在唐明皇與貴妃飲酒歌舞時，讓李白於剎那間寫成的；然而，一個初學寫詩的人，或技巧不純熟的詩人，絕不能效法這種寫法。

如果寫長詩，或敘事詩，就和抒情詩或小詩的表現方法不同了。即使有創作修養的詩人，也不能提筆立時揮就。因為長詩和敘事詩，主體較為複雜，其材料往往經過長時期的孕育；特別敘事詩，有的人物，有背景，也有故事，詩人必須以最大的努力去研究表現的方法。荷馬的敘事詩，尼克拉索夫的長詩，普式庚的奧尼金，我國古代的敘事詩，都是經過作者長時間的匠心經營才被表現了出來。而且，表現的手法，各有差異：荷馬多用史詩的敘述法，便於口誦，便於歌唱，容易傳之久遠；尼克拉索夫則愛以民間歌曲，及農民的幻象，來烘托自己的故事，豐富自己的藝術，使所描繪的人物也都形象化了；普式庚就是緊緊抓住了故事的重要情節，藝術的轉大的特定的給他以強烈的表現，隨便整個故事生動了起來，而所要寫狀的人物也就典型化了；中國古代的一些敘事詩，如「上山採蘼蕪」，「孔雀東南飛」等，多取「敘述」一比喻，混含的敘述寫成，也自

有高度的藝術價值。至於「詩劇」的表現手法，因為更多「層戲劇」的成分，當然比戲劇還要繁雜。此點，打算以後專文討論，這裏不打算敘述它。

我們怎樣提高表現手法呢？這將是今天詩人們應集中討論與致力的一點。

今日的詩人，如欲從「虛華不實」「平板直敘」「舊詩詞的古董」的泥沼里跳出來，就必須盡力的多方面的去接受去學習國內外優秀詩作的表現手法。

詩有新舊，那是由於歷史的演變，而詩的形式也起了變化，以舊的形式總不能再表現新的內容，所以在今天仍用五律七絕的格律寫詩，那不是多餘的浪費麼！語言也有新舊，甚至有些語言，在今天看起來，都早已死亡了。這是由於人類的進化，語言自然也跟着進化，一部份代表過人類生活的語言，到今天當然會不能死屍還魂的。但詩的表現技巧，則沒有新舊，也無所謂死亡的。「詩經」上那些各種各樣的表現手法，到今天還是新穎的，希臘時代的短歌，諷刺詩，以及荷馬的作品中間，到今天讀起來，依然能發掘出許多巧妙的表現手法。

詩裏的詩人是沒有聲音的圖畫，和沒有聲音的音樂。它是實寫當時社會的風興詩，是反映當時人民生活的畫圖，所以它能光彩綺麗，輝耀千古，而成爲中國詩歌的源流。每首詩的表現

手法，到現在研究起來，還是十分新奇的，後世許多詩人，能體味到詩經的表現藝術的，多半蔚然成爲大家。後人研究詩經，多從體制上分爲三類：一是賦，二是比，三是興，所謂體制，以今日的術語來說，就是「表現的形式」。「賦」，是直敘事實的，比是以一事物來譬喻其他事物，興是託物興辭。「在詩經的作品，「賦」一類的直敘法例子很多，不必多舉。「比」與「興」即是「譬喻」的手法，其中又分「直喻」和「隱喻」兩種：「如彼蒹葭，草不漑茂；如彼棗直，我相此邦，無不漑止。」（大雅召舟）這是直喻表現手法。「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是隱喻的手法。至於「天律定禡，以莫不與，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小雅天律）則是用疊語和對句，來增強詩的氣勢，并使聲調流麗，容易感人。「小雅車攻」則是用省略的手法，所謂詩貴含蓄，暗示，正是這種寫法。其他如倒裝法，反語法，誇張法，寫聲法，都可從詩經的作品中找到。總之，詩經是興備了多樣的表現手法，論其詩的形式，則大半爲四言，兼有五言六言七言的長短句，後代的四言詩，五律七律，五古七古，以及屈子的九歌離騷，都可以說是從詩經演變而來的。

詩經而下？在詩的表現藝術上最成功的當然要推屈原，杜甫，李白等。屈原是最富於情感的和悲劇型詩人，他生於南方，對於故鄉的蟲鳥草木，風俗人情，以及民間神話，歌謠，非常熟悉，加

以他有文學的高深造養，一旦被譏貶誹，忠貞慷慨抑鬱之情無處發洩，乃藉善馬香草頌忠貞，以詖禽異物詆咒讒佞，他的詩多半「依詩取興，影類設喻」，將詩經上的表現手法更進而給以發揮，運用他千變萬化的語言，與豐富奇麗的想像，乃在詩賦上創製出光影萬丈的瑰麗的篇章。李白杜甫是繼屈原之後的最偉大的詩人，他們在詩的創作上，更多的成功了許多新的表現技巧。特別在用字造句上，他倆達到了藝術的頂點。李白的「月夜金陵懷古」中有句「瀟瀟大江流」，以「大江流」形象殘落逝去的「霜葉」，是比與隱喻的混合手法。他在「送友人」中有一「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這是最暗示的寫法，也是節略的手法，以「蕭蕭班馬鳴」暗示出別離的無限悲愴，深得詩的含蓄之美。他的「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關山月）雖有直述法，但含蓄甚深，故爲人人稱頌之佳句。他的「浪聲落西秦」（鳳凰曲），只一落字就把詩中情調表現的恰到好處。他的波光搖海月，人影入城樓」（宿白露洲寄相江齊）是將景物與情感溶而爲一，又通過了想像而創造出來，這是詩的最藝術的表現手法。他的「月下獨酌四首」是最被人誦詠的作品，所謂「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和他的「白髮三千丈」，「兩峯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同爲表現手法最高妙最優美的詩句。他的「思故鄉」一詩，句句入情入妙，開懷鄉詩的先河，後人沒有能及得上的。杜甫和李白是相頡頏的詩人，他用字最工，造句最穩，他的技巧多摹古

書創造以「詭不驚人死不休」的態度寫出來的。和李白之一任才華，信筆澎盪，大不相同。因而有人說李白的詩無法模仿，杜甫的詩可以學習。但以我研究杜詩的結果，杜的詩并非專由書思深吟而來，實在他的修養很深，才氣高過，但不見外露，故杜詩又多淳樸真實的氣味與美蘊。我們如果要採取他的創作藝術，非對他的全部作品非精深的研究不可。他最善於用「言」字，而且用的絕妙，在「客夜」中他有「秋天不言頭」之句，在「陪王使君晦日泛古，家亭二首」中有一「江平不肯流」之句，用此兩「肯」字真把「秋夜」與「江水」的情調寫得不能再妙，再妙了，今人讀到這里，不覺拍案叫絕。想到今日詩人之亂造詞句，信筆塗鴉，真是可恥。杜甫的律詩與古風，都達到藝術的妙境，他的律詩最清新，能從平淡中獲得驚奇，從細微中吐露才華，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爲農)「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都是從「平淡」與「細微」處寄興託情，自然流出，其美善真如青山下之流泉，冉冉初昇之新月。他的五古如「兵車行」「石壕吏」「無家別」「自京赴鳳仙縣詠懷百字」等，都是最典範的作品。他以最豐富的語言，多樣的表現手法，創造了獨特的詩的形式。特別在那些反對內戰的敘事詩，及感世詠懷的抒情詩上，他混合着「比喻」·「嘲諷」·「暗示」·「敘述」等各種表現形式，創造出最藝術的詩形。他的語言的豐美，運用的靈活，是後世所有詩人不能企及的。在此，限於篇幅

幅、不願多舉例，而且，將來想寫一篇「杜甫的創作藝術」上詳論詩人。但這裏須補提一下的，就是杜甫是最現實的一位詩人，他生於亂離之世，却懷有「自比稷與契」的思想，他痛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他自己則「煮着骨肉分饑」餓走遍九州」的生活，他的一腔熱情，滿腹苦悶，情感想像均由現實生活的情景上出發，他又有那多良好的表現工具——詞彙，所以他的表現得真實，巧妙，美麗，這一點在研究杜詩表現藝術上是極應注意的。從此，我們也可以得一個新的論點，就是詩的最藝術的表現是詩人的思想，情感，想像，與文字（語言）的渾然一致的表露。——也即是形式與內容的最適當的配合。

爲了提高我們的表現技術，爲了創造典型的風格，並尋取最新的詩歌形式，我們除接受中國詩歌優秀的傳統外，更須向國際的詩人學習。因爲由於國際詩人和他們的生涯略有差異，他們由生活所創造的背景，也有不同，他們的寫詩手法，當然有的地方比我們進步。所困難的是寫詩的人不一定懂得外國語，而懂得外國語的人又不一定能翻譯詩。令我們可喜的是近幾年來，詩被譯過來的較多了，即便不懂外國語的，也可能由譯詩中學到一點技巧。

我們讀萊尼托夫的「惡魔」，他處處以精緻的想像，優秀的情感，富於魔力的詞句，掌握着

他的主題，使他所表現的都達到了藝術的高度。他寫「惡魔」被愛的痛苦所激動，用眼淚澆築石頭寫狀那沒世能解脫的心中的悲憤，

而奇蹟呀！從朦朧起來的眼睛，

沈重的淚，流下來了……

到現在，在那個廳房的近旁，

可是看得透一塊石頭，

那是被如同火燄一般的淚、

并非塵世的淚，所燒穿了的……

——穆木天譯「惡魔」——

這樣的手法，也是隱喻之類，將深的意思含蓄在字里行間，使詩人自己去領會，比直接敘述更來得有力些。如有時用直喻的表現法，如果能巧於駕使語言，也可以寫得動人。

呵，你這可愛的小女人，

你愛他，你有真摯的愛情。

愛情要強過槍砲和刺刀，

愛情裏要過青樓的號字，

便是死，在愛情裏前頭栽倒。

——巴金譯「呂西·德木南」

紅場變成了

一面生動的

紅色的旗幟

前進的行列

就是它活的旗幟。

——戈實權譯「列寧的葬禮」

前者以刀、劍、監牢比喻出愛的偉大，因「呂西德木南」爲了革命，爲了拯救自己的愛人，她從容地走上斷頭台，這樣表現更能烘托出她的性格，爲人。後者則以紅色的旗幟寫狀革命的羣衆，叫讀者好像親眼看到那樣的情景。

前面所說的隱喻，是和象徵手法相近的，所謂象徵，「即以無形的主觀，（作者的思理心地等）借了有形的客觀的事象來表現的事情。」但丁，莎士比亞多採用這種表現法，近世法蘭的詩

多詩人也通用這種手法。五四以後，中國舊法國來的三五詩人也多學習這種表現技巧，只可惜有時表現得太陰晦，令讀者讀不懂。但這種手法并非不可用，能利用得恰當，它可以避免呆板的直述，可以加強詩的暗示性，可以保存詩人美蘊的情感，萊芒托夫的「一航」一詩，便是採用這種手法，前兩節只見他寫狀白流，最後兩句才吐露出作者的真意，——

但是他，一個叛徒，却要歡迎大風浪，

彷彿風浪之中就是休息處。

此外，應該特別提出的，就是諷刺手法。詩人遭遇人生的刺激，遭受社會的迫害，或看到不合理的現象，黑暗勢力的咆哮，以及一切卑污醜惡的現象，詩人囿於環境的限制，不能直接吐露或反抗的時候，就在詩中採取諷刺的手法。諷刺的特點，詩人必須有正確的觀點，發諷的字句，最強烈的情感。如海涅的「德國冬天的童話」是向德國統治者臉上唾上憎恨的口水，與卑抑的嘲笑，白德蘭衣的「沒有工夫睡馬」等於向托羅茨基心坎上插了一把利刃；而屠格涅甫的「睡眠」則給衰老的俄羅斯畫了一幅諷刺漫畫。抗戰後，我們許多詩人也都用詩諷刺過汪精衛，和那些積居奇的好商，其缺點，則多是憤激過甚，還沒創作出真正優秀的諷刺詩來。

總之，詩人表現技巧的優秀或拙劣，完全可以決定一首詩的生命。在今天，我們檢討這一問

題，已不是表現手法重要的問題，是怎樣表現，怎樣表現的巧妙的問題。——也就是如何建設民族的詩歌式問題。欲想達成這樣目的，首先要堅苦地從國內外優秀的詩歌作品中學習他們的表現手法，看的多，意味的多了，漸漸地會提高自己的表現技巧。使自己遇到一個主題，不致悵皇失措，信筆亂塗。使自己知道怎樣運用自己的語言，以表達內心的情感，以烘染詩中的想像。第二步是要從創作實踐中，鍛鍊并培養自己的表現技巧。大概學習寫詩的朋友，都會遇到藝術表現，或不易表現到好處的困難，在這場合下，正是鍛鍊技術的最好機會，我們要發誓，決不向創作的困難低頭，要以杜甫的「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精神，以馬耶珂夫斯基提練詞句的態度，以普式庚創作不息的毅力來解決我們的問題，衝過創作的難關。我們要集中情感，想像，推敲，研究，誦讀，削改，直到獲得最穩當的表現形式而後止。能這樣，才能由膚淺進入深刻，才能把拙劣化爲神奇，才能由不斷的失敗獲得成功，才能由黑暗的摸索走向創造的光明之路。在詩歌創作藝術上缺乏勇氣追求的人，那必是詩壇的落伍者；信筆寫作，沒有創作嚴肅態度的人，在詩壇上將給自已預掘了墳墓。所以，在今日新詩的創作上最應注意的第一是表現！第二是表現！第三還是表現！

一九四二，四，初病後脫稿。

本，廿，啟威。

論詩和音樂

臧雲遠

一 詩同音樂的離合

詩最初是同音樂一道兒混爲一體發展着的，無論是希臘把神廟合唱詩或者是中國的詩經，都是一樣。古代的人，勞動的時候自然而然地隨着情緒的鼓舞，出一種腔調，這一種腔調連續地發展下去，形成了一定的調子，這調子就叫做歌。

西洋許多民族的詩歌，都是一種彈唱體的，一而說着歌頌着口就唱出來，類似中國的說唱大鼓，佛教文化傳入了中國，中國疆土上才有彈詞大鼓的風行。但中國詩藝術的發展，從詩經的民謠到樂府的歌唱，到宋詞，一直是音樂同詩結合在一起發展的，五言詩到七言詩的變體，也是因爲音樂腔調拖長了兩了音拖出來的，詞的發展同時也就是音樂的調子的發展。唐詩雖然不一定都能唱，但吟誦時那一種搖頭擺手的「呀呀的調門，彷彿就是中國古代宣然聖的歌唱，漢賦也是一樣，一般人是把賦列入在中國詩藝術的範疇裏的，其實呢，賦體是從吟誦詩裏發展出來的。

，可以算作中國詩史上一種變體的介乎詩同散文之間的一種形式。中國詩同歌徹底分手各自在藝術上開闢自己的道路，還是民國以後的事，因為唐詩和宋詞無論能唱或不能唱，在形式上並沒有什麼發展。西洋詩藝術從希臘詩劇和羅馬的敘事詩以後，便同音樂分了家，各佔舞台的一角獨自發展了。希臘詩劇裏歌唱部份是詩同音樂溶合的結晶，但十五六世紀意大利的牧歌劇，歌詞就不是詩而是同詩分了家的庸俗的字句。到了十八九世紀，詩才同音樂從歸於好，互相結合了，特別是瓦格耐兒的努力，他所創作的樂劇，就是詩同音樂結合的成果，這在歌劇史上是一種革新的運動，一直到现在，西洋歌劇的發展還沒有超過那一個範圍。所以無論是西洋或者在東方，（日本在內），詩藝術同音樂藝術在古代最初都是溶為一體發展着的，慢慢彼此都感到不滿足就分了家，歌中的音樂部份發展成樂曲或交響樂，歌詞的部份發展成純粹的詩。可是年代一入，彼此又都感到寂寞，認為這一種生疏是不必要的，能够再結合才相得益彰，於是乎詩同音樂又結合起來了，但這一種結合同古代溶為一體發展的現象決不相同，決不是復歸於那樣簡單的形式，而是在一切既有的成果上，不防害各自獨立存在的藝術價值，從新結合的，這結合是一種發展的創造性的結合。

二 中西音樂的發展

詩的情緒用語言表達出來，音樂的情緒用音階音調音的旋律和節奏表達出來。因為時代精神的不同，西洋詩歌發展的道路，是分着古典的，浪漫的，自然主義的，印象主義的等等的時期，音樂也是一樣，在創作的風格上，在情感的趣向上，在表現時代精神的極點上，也是分着古典的，浪漫的，自然主義的，印象主義的等等的時期，各個時期的特色，在其基本精神上，也是同詩差不多的，古典主義的音樂，以巴哈為樂宗，創製對位法，在表現的風格上，比較莊嚴，端正，尚美，整齊，這特別表現在合唱詩神曲裏。浪漫主義的音樂，以悲多芬為代表，創合聲學，在表現風格上，比較華麗而賦於幻想，輕巧靈活，奔放不拘，這特別表現在交響樂和歌劇裏。自然主義的音樂，如說是有的也只是一箇空牌子，音樂特別需要內心時熱情和誇張的手法，冷靜地描繪自然界或社會人生，在音樂上這條道路是走不通的。印象主義的音樂，是失掉了康健的靈魂的，純技巧的發展，只抓得自然社會的某一個印象，拚命地向表現技巧上去標新立異，不注重整個樂章的結構美，音是散的，只是作曲者內心的一些散沙似的印象。新大陸上的爵士歌樂，更是等而下之的庸俗的噪音，狂亂，刺激，肉麻是這一種音樂的轉色。

東亞大陸上音樂的發展，從兩朝到民國三千年間不過三次革新運動，每一次革新運動，都是受着外來的音樂的影響，這一種外來的音樂其初是同民族的固有音樂，不免吵吵鬧鬧不對勁，不打不成交，過了一個時期，這外來的音樂慢慢也就同民族固有的音樂合起來，慢慢也就變成新的民族的音樂了。這二次音樂上的革新運動，第一次是在春秋末年和戰國時代，第二次是在南北朝，第三次是民國以後。

中國古代固有的樂器，據考據所得，只有鐘，鼓，磬，鐃等，在春秋末年或戰國時代，琴同瑟才從巴比倫希臘一帶傳入了中國國土，再經過楚鄭傳入了中涼，引起一般保守派的不滿，那時琴瑟還不能登大雅之堂，只在民間街巷村頭的談戀說愛上，所謂：「雍鄭聲之亂雅樂也」，正是表現着那時新舊音樂的衝突，但這外來音樂的傳入，却促成了民族音樂高度的發展，中國音樂和鄭聲匯合起來，變成了秦樂，琴瑟也就民族化了。中國音樂從簡單的工商角徵羽五音變七音，發展成後來的十二律，十二律三分損益法就是從希臘傳來的。從秦漢到晉，中國音樂走着下坡路，古樂失傳了很多，到了南北朝，二胡，琵琶，笙等樂器傳入了中國，被稱為胡琴，在胡琴的音樂家的眼裏是有點瞧不起的意思的，但這一種外來的胡樂，同固有的秦樂合了流，結果造成了盛極一時的隋唐的音樂，這在中國音樂史上是第二次民族音樂高度的發展，我們叫它做第二次

的革新運動。十二律增加成三十五調，又增加成八十四調，隋唐時代樂風的流行，現在想起來真有驅使人心向往之的意味，那東方式的大管絃樂隊，可惜典籍上記載得很少，樂曲大都失了傳，樂器和樂理也在時間的河流上消聲沉滅了。宋，元，明，清中國音樂又走入了低潮的時期，而且越況愈下，到了民國以後，西洋音樂傳入了中國，西洋的樂理和樂器，的確比中國固有的要現代化得多，這一種賦有高度藝術經驗的強有力外來影響，當然給予民族的歌樂以絕大的刺激和新生力量，現在正是在醞釀着中國音樂的第三次高度的發展，我們叫做中國音樂的第三次革新運動，而且這一次革新並不是局部和偏面性的，而是一種世界意義的革新運動，世界音樂正走入一個革新的前夜，中國的革新是世界音樂革新的一部份。

三 新詩和新音樂

中國詩同音樂在唐詩和宋詞裏雖然沒有徹底地分家，而有了口語白話的新詩和西洋音樂的輸入，詩同音樂才只換一過面目各自發展自己獨立的藝術，而又在新的可能上新詩和新音樂又重新結合了。但是元明清的百戲，除了南北曲，如四箱記，牡丹亭，燕子箋，桃花扇等等是詩同音樂結合的產物而外，到了皮簧戲和各地的地方戲，如秦腔，漢戲，楚戲，湘戲，桂戲，川戲，山西

河胡澄，河濶嗓子，關東梆子以及京晉大鼓山東大鼓等等，則詩同音樂很以打交代了，縱然歌詞裏也有詩的成分，但那不是主流，而觀家也不考究詩詞尺牘唱的好壞了，造成了歌唱的純音樂技巧發展的方向，數十年間一直到現在。

現在雖然還有人用大鼓和雜劇裏的現成的用字這句生硬地闖進新詩的園地，如果是能按大鼓的曲調來唱，還不失有點「着瓶新酒」的意味，如果連這點都作不到，而單純的只是同拉坡堆裏去找美麗的語彙，就是能拾得一點布條或殘紙，也必須經過漂白的工夫才敢，更不能搬進欣賞詩小便宜的。

各種地方的戲多半是從民間的歌謠說變出來的，如楚戲和川戲等等，在音樂上表現着民間的風味和地方的特色，這許多地方戲裏存在着兩種傾向，一種是保存着原來民間歌謠靈活的傾向，另一種是吸收外來戲的腔調迎合士大夫趣味的傾向，現在這兩種傾向逐漸混合起來，在音樂的調門是豐富了自己，在藝術的格調上可並沒有提高。

這證明着新詩和新的音樂，並不是模仿和搬運現成貨的工作，而是在創造新的成果的過程中，得到新鮮活潑的生命的。新音樂在聖神的抗戰中，在全國範圍的五年的歌唱裏，得到了普遍的發展，這一種寬廣普遍的影響力的推廣，當然會影響到新音樂的藝術感染力的提高，而新與戲劇

的建立，也隨着時代的需要，定了作者和觀衆的共同努力的期望和光明的前途。

歌劇是詩同音樂結合的最高峯，而且要通過表演藝術同觀衆見面，舞蹈藝術美術等等部門，也要動員，所以歌劇是綜合藝術的頂點。西歐歌劇在形式上，是分着大歌劇（Opera）和半歌劇（Operetta）的二種，瓦格耐兒的樂劇（Musical Drama）是介乎二者之間的，大歌劇的藝術形式，是全部劇節都用歌唱表現，歌唱分宣敘調（敘事），和咏嘆調（抒情）等，半歌劇的藝術形式，具先只流行在街頭，後來爲大音樂家所採用，才成了形，劇中則除了歌唱部份，又添上了詩的朗誦（對白或獨白），一般情形，半歌劇的劇情要比大歌劇複雜一些曲折一些，因爲有了對話來表白劇情的進展，而大歌劇純粹由音樂來表現，所以在劇情上更需要剪裁。中國歌劇走着另一種道路，聽腔的歌唱合乎士大夫的胃口，台上的動作都有一定的舞蹈姿式，皮簧的表現形式是一種拚雜雜湊，熱鬧得很，所以才合乎商業資本化了的民市的要求，因而比較沉悶的聽腔，便被皮簧流暢淺顯的音樂所代替了，聽腔的歡客都走進皮簧劇院的大門，皮簧戲的市場所是乎盛極一時，連街上三尺兒童也會哼「坐宮院」，「一馬驃了」了。但從抗戰以後，新音樂走進窮鄉僻野，風行全國，這樣中國音樂的第三次革新運動，得到了廣大的老百姓的愛護，得到了羣衆的願以發展的基礎。而新興的歌劇，在音樂上是要接受西歐音樂高度的藝術經驗，來表現中國自己民族的作風和氣派，

在藝術的表現上，越是能表現出一個民族生活中獨特的作風和氣派的，便越被世界藝術界所尊重、變成世界藝術的成果。所謂東方情調，是表現東方生活的特色的，現在新的東方情調應該在新歌劇中表現出來。中國音樂的繪聲學還沒有建立起來，而西洋的和聲法又不一定能完全表現出東方的特色和情調，通常是以五音法表現東方情調，而七音法就是西洋的一套，所以新興歌劇是完全建立，正等着現代音樂家的努力創造，把西洋音樂優秀的藝術經驗，拿來表現現代的民族生活的感情，使西洋音樂經過一個民族化的過程，造成中國音樂第三次的高度發展，而在這發展中，中國的新詩和新音樂都得到了新鮮活潑的生命力的飛揚。

一九四二年六月廿一日

喬治亞民族詩人——蔡雷泰里

羅斯道夫作
李 歲 譯

在喬治亞，或古時伊伯利亞，這塊土地曾經受過蒙古，羅馬，

拜占庭和波斯的侵略者們的蹂躪與摧殘。這塊土地在一七八三年才變成帝俄的保護國了。俄國沙皇

稱用十七八三年的條約宣佈喬治亞的獨立運動，奴役着喬治亞的人民。喬治亞昔時國家的痕跡

在迦察法特城裏，在喬治亞人民意識到他們自己在兩軍的束縛中，政治的束縛和民族的束縛中甦醒

着。

詩人在這種苦痛的時期，喬治亞的民族意識所能表現在文學中，在文學中有一世紀悠久歷史的喬治亞的民族傳統被保留着。在這種環境下喬治亞人民的天才祇能向文學領域發展，利用着他們

自己的文字保存着他們的民族莖花。甚至在那種困難的時狀里，喬治亞文學也不受着民族的根

制；且吸收了俄國文學和蘇聯文學的影響。

因為對不連續影響的十九世紀浪漫主義在喬治亞文學中開出繁爛的花朵來，這種浪漫主

義深深地浸潤着被壓迫的民族的神祕命運。詩人們哀悼着過去的民族獨立，歌頌着喬治亞人民有

險的英勇業績。他們夢想着喬治亞王子統治下的民族自由。他們這種夢想是封建君主的民族主義，是特權階級的權利與自由的，與被奴役的人民的自由是絲毫無關的。

所以喬治亞的浪漫主義在十九世紀中葉就消滅了，繼之而走向了侵潤着民主理想的寫實文學，他們在文學里高舉起反沙皇與封建貴族的鬥爭大旗。在喬治亞寫實文學中有兩個著名的代表者，夏夫夏瓦茲 (Hyacharshvads) 和蔡雷泰里 (Akaki Tsereteli)。兩者全是在俄國民主革命的形響下出現而成長的。

百年前蔡雷泰里於一八四〇年六月廿一日。生在一個貴族的家庭里。根據喬治亞的風俗，新生的孩子一定要送到農民的家庭養活五年。最初在農民家庭的幾年生活對於這位未來的詩人有着很大的影響；在回憶他的童年時蔡雷泰里寫着：

「如果有什麼善良的東西留在我的兒輩隊伍之中，這全皆了。」
那就是我長在鄉村，長在農民的家庭里，長在農民的兒輩隊伍之中，這全皆了。」

蔡雷泰里回家以後，他的母親，伊梅賴天的沙皇索羅門第二的孫女，負責教育他。

蔡雷泰里的文學嗜好從童年就開始了。他在幼年以封建的生活為題材寫了一本悲喜劇，這劇本在上演時候得到了非常的成功。

蔡雷泰里在十二歲時被送到庫太斯的小學讀書。在那他立刻注意到尼古拉一世所採取的教育方法。這個學校是做爲援引俄羅斯政策的工具的；喬治亞的孩子們不准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讀，竟甚至談話。犯了規章就要被鞭打的。不難想像出蔡雷泰里從這些俄羅斯政治家得到了什麼印象的。因爲受的刺激太深了，所以他離開了庫太斯，出發到聖彼得堡去，他想到那入一個軍事學校，那時候對達貴族的子弟是必須入軍事學校的。可是他到聖彼得堡以後，他又變更計劃了。

蔡雷泰里到聖彼得堡的時候，正是尼古拉一世死後，克里米亞戰爭失敗後，殘暴的警察制度部分的崩潰，人民可以稍微自由呼吸的時候。俄國士兵的剛毅和英勇，能拯救俄羅斯，而戰爭的失敗，全是因爲沙皇的措置不當。六十年代的改革時期開始了。尼古拉一世時期的被閉塞的輿論也開始批評起來，這種政治制度的罪惡和農奴制下的農民的悲慘狀況。正在這個時候俄國人民產生了以軍尼級夫斯基和道布羅留鮑夫爲首的七個民主革命的人物——這些名字已變成了正在成長這一代的模範了。

蔡雷泰里同聖彼得堡大學的喬治亞學生接觸以後，不久，就捲入社會鬥爭的浪潮里了。他立刻放棄了學會軍事的意志，而進入了該大學的東方部。在這些俄國著名的智識份子之中，蔡雷泰里同俄國人民的代表者混熟了，他看見這些人與庫太斯的那些俄國人——壓迫人民的官吏是完全

不同的。詩人對生活的歡點因漸漸受俄國進步的智識分子的影響也改變了。

蔡雷泰里到大學去聽進步的教授講演。但是影響最大的他還是對俄國文學的愛好。車尼緞夫斯基和道布羅留鮑夫偷過了沙皇的檢查網，在「當代」上發表出熱烈的文章，號召反沙皇和反農奴的鬥爭。從太晤士河岸也響着「鐘」聲，「鐘」是赫爾岑在倫敦編的刊物。

這著名的革命政論家的有力的文字警醒了讀者的良心，在他們心中喚起了對人民的偉大的愛和對壓迫者的仇恨。

蔡雷泰里不僅注意到俄國社會的抬頭，他也注意到西歐和美國所發生的政治事件。詩人小心地守望着加里巴，地（Garibaldi）所領導的民族獨立的鬥爭；他也注意到美國的南北戰爭。俄國以車尼緞夫斯基的爲首的進步的報紙用充分的篇幅記載着意大利與美國的事情，熱烈地同情意大利人民反奧皇的鬥爭，也同情美國北部統一美國和解放黑奴的鬥爭。

在這些事件中，蔡雷泰里自然要轉向了他的同國的人民，他們正在地主和外國官吏的壓迫下呻吟着。

蔡雷泰里參加了喬治亞學生的革命團體，這個體是由著名作家夏夫夏瓦茲所領導的。在這個團體中也奠定了喬治亞爲實主義文學的基礎。

蔡雷泰里的文學活動在學生時代就開始了。他的詩：『牧豬者之歌』，『一個農民的犧牲』，『伊海頓天催眠曲』及其發表在『日出』里的詩，都是反對農奴制，號召斥責消滅壓迫者的鬥爭的。

蔡雷泰里作品的主要特點——他的抒情詩題，他的旋律，他的古典的單純——已經在他早期的作品里表現出了。除這些形式上的特點之外，他的作品還有豐富的社會內容。蔡雷泰里的抒情的才能不久便使他變成了喬治亞文學的先驅。

這位青年從大學畢業後，就同革命團體的同志們回到他的祖國去了。專制剝除以後，喬治亞的社會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沙皇政府命令這改革黨可能免除地主的不便。

心里燃燒着民主的理想，蔡雷泰里和他的朋友們幾乎是不能滿足這種對農民問題的無誠意的解決的。他們號召了國內民主化的鬥爭。他們也起來同那些滿足當時改革的舊的保守的文人鬥爭。進步的青年非難貴族漠視人民的利益，非難他們完全向沙皇投降了。他們熱情地保衛着愛他們的偉大的俄國先生所發揚的民主理想。

蔡雷泰里是這鬥爭的領袖之一，他受了喬治亞貴族的迫害，遷居貧窮的生活。但是不能動搖

他的鬥爭的精神和意志，也不能動搖他對自由的熱誠，和人類理想的熱誠。

「我戰鬥」蔡雷泰里寫着，「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沒有一件事情我不是以全力參加的。我戰鬥，並不是爲了個人的利益，那是我永遠輕視的，而是爲了社會的利益。詩人從這鬥爭中變成勝利者了。」

在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蔡雷泰里的作品被喬治亞的人民知道了。因爲詩人在當時會積極地參加了革命運動，所以他才在喬治亞的人民中出名了。

蔡雷泰里是喬治亞文學的改革者。他用生動的文字寫着那是一種十分接近人民口語的文字，他完全廢棄了十九世紀前葉的浪漫主義者所用的古字。他當時創造了更接近人民的文學語言，於是開闢了文學的道路。文學不再是貴族的特權了。蔡雷泰里的詩，配上音樂的詩，對喬治亞人民熟悉得就像民歌。他的詩甚至在今天仍然還在喬治亞各地吟唱着。

蔡雷泰里和夏夫夏瓦茲是首先介紹社會和政治的題材到喬治亞詩歌的人。

詩人的作品已流到喬治亞境外去了；他的許多作品已經譯成俄國文和西歐各國的文字

蔡雷泰里的文學活動不祇限於詩歌而已。他是劇作家，也是故事，歷史，和論文的作者。他很致力研究民族史詩，他時常運用民族史詩的題材。在他自己的作品里他的歷史詩是最流行的。

柴賴特里也是第一個將政治諷刺介紹到喬治亞文學的人；他那咬人的諷刺和善意的幽默是針對着喬治亞社會邪惡的人而發出的。

蔡雷泰里是社會生活的積極參加者，所以他也寫評論時事的文章和小品，用喬治亞文，也用俄文。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事件在喬治亞引起了意外的反響，被這六十五歲的詩人發揚着，他寫着極熱情的詩，號召人民反對沙皇。就是在那時候他將『國際』譯成了喬治亞文。

蔡雷泰里於一九一五年世界大戰中逝世，在十月革命的時期他的生命已經終結了，詩人的夢想實現了，喬治亞已從政治的，民族的，社會的，壓迫中解放出來了。

詩家叢刊第二集

◆ 要目預告 ◆

草原歌歌.....	索 開
國風篇.....	戈 芽
生活小詩十五首.....	玉 璽 平
櫻 蘭.....	萍 芳 端
走狗與黨棍的旅途.....	馮 振 乾
商 頌.....	任 鈞
歌入的一生.....	戎 我 曾 譯
最好的詩.....	李 放 譯
樂詩三家.....	鄒 綠 芷 譯
論波論瀾刺詩.....	柳 倩
普式疾輪.....	索 開

托爾斯泰著 郭沫若
高 地 譯

戰爭與和平

土紙本定價六十元 壹部
百廿元 壹部

報紙本定價

五十年代出版社發行

戰時的蘇聯

梁純夫編譯
定價每冊一元

十五年代出版社發行
重慶新生路

附彩色插圖二十幅
歡迎批發購郵

詩家

詩家叢刊第一卷

定價每冊六元

編著者

詩家叢刊編委會

發行人

王 郁

出版者

戲劇文學出版社

總經理

五十年代出版社

印刷者

建文印刷廠

重慶新生路四十號

重慶新生市場廿九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出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046433



1-6-50

